



貳

# 工人口述歷史

關廠兩年後，鄭村棋帶領了一組人回訪部份新光工人，當時工人離開工廠不久，主要回憶都集中在抗爭的經驗（部份記錄見《抗爭留言版》）。經過十幾年，當初受訪的稚嫩的學生、單純的女工，或是剛成家的男工，如今為人妻、為人母、為人父，甚至年老退休。有人命運的多舛，有人更篤定自己的方向，更多的人失去了聯絡。

在時間的雕鑿下，他們有了超越抗爭經驗的生命故事。由於資源有限，我們只能選擇幾類具代表性的對象進行口述歷史採訪，包括自救會的男性幹部、中年女性幹部、建教生主力等三類。看他們如何走出永生難忘、既沉痛又激昂的日子，成長的腳步不曾停。

完成回訪過程中，柳美、許碧蓮、陳淑女、張幸助和江鳳桂五人提供了許多相關資料，而其中的篇章，除了王秋月是自己撰寫、楊大華的故事由洪瑞彬完成，其他皆甫獲得九歌兒童文學獎的作家、前自立工會常務理事馬筱鳳訪談。也感謝輔大應心系陳盈君和張雅玲提供記錄稿作為參考。胡美花因為已經過世，由吳永毅完成側寫。

# 抗爭就像震撼教育

## 李重光的生命故事



李重光、陳萩蓉  
夫婦。

「凡事很熱心的李重光和第一線的女工很熟，大家都認得他，因此抗爭期間他和女工們的溝通無障礙。」「李重光做人很好，常常不是他該做的事，他

都會搶在前頭幫忙，例如修理機器、打雜等等，是一個可靠的好人。」大家談起他，大都會舉起大拇指稱讚他。

有著讀書人個性的李重光，來自書香門第，父親是貴州的大戶人家子弟，因為國家動亂當了兵，先到金門後在屏東恆春落腳，一有機會立即退伍，當起國中老師，李重光恆春高中畢業，服完兩年兵役後，經過在新紡當警衛的父親朋友介紹，進入新光紡織成為技工，定時保養維修紡織的機器，他自豪的說：「修理工廠裡的機器，沒人教，我都是自己看書學會的。」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才進入精紡一個月，就碰上OM精紡機必須重新遷移換修，從早上八點半上班忙到凌晨十二點，先拆掉機器遷移再重新組裝，這是一項大工程，地下通道全部修補更換，頂樓的風管也必需全部更換，一直忙到六月，整整花了三個月，才換修完成各部門精紡機上面的軌道。這些實際的操作經驗，讓他對紡織機器有了深刻的了解，雖然不是機電科的學生，但是他喜歡讀書、動手操作，再加上同事的相互幫忙指導，他很快就進入狀況，同時對精紡機也更加了解。

民國四十三年廠房進了OM·S精紡機二十五台，五十年又進了OKK—E精紡機二十五台，五十四年HSS精紡機三十六台，五十七年PLATT精紡機二十三台，六十七年KAJI紡織機十二台，七十七年ZS精紡機三台，從這些資料可以顯示，民國六十七年以前，新光紡織廠的新機器不斷流入，當然訂單也接不完。之後機器換新漸漸減少，七十七年關廠前，前ZS精紡機送往新紡桃園廠，是李重光和老同事李信雄二人一起前往桃園廠安裝，他們花了三個月才完成安裝，事實上這也是林場即將關廠的預兆。

平常喜歡讀書的李重光，一直有想再唸書的念頭，但是繁忙的工作，讓他只能讀些與機器相關的書籍，六十八年底他由技工升為技工長，七十年底再升為股長，七十二年再調成二專兼股長。這期間他結識了同事陳萩蓉，當時她是精紡的女工，兩人結婚後，太太辭去新光工作專心持家，並開始從事養狗的行業。

關廠事件發生前，他到桃園廠開會時，已經得知公司即將結束，當時本來考慮新光另一家公司上班，但是不滿公司的善後做法，加入抗爭照顧老同事，身為當時重要的領導幹部，他表示：「即使在抗爭雙方最惡鬥的時刻，一些自救會的幹部受到資方和情治單位的恐嚇電話騷擾，我卻一個電話也沒接過。抗爭結束後，不管是主管階級或老同事都會來家裡走一走，大家聊一聊過去的事，有時互通訊息，溫暖的人情都沒變。」

抗爭結束後，太太的養狗行業挺賺錢的，他也幫

忙照顧，還找了一些養狗的書來看，多了解一些養狗的知識。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李重光曾打算去考公務人員，陸續也有人介紹工作，休息了六個月，後來有一位熟識的新光老同事，嫁給補習班的老闆當老闆娘，她三番兩次邀請李重光到補習班工作，於是她決定進入插大和二技的大立補習班，擔任水電修理及總務的工作，一直到現在，做了十四年都沒換過工作。

李重光認為，參加新紡關場抗爭，是他人生中，除了軍中生活外，另一次的震撼教育，讓他畢生難忘。

# 勞動者的烏托邦？

楊大華的生命故事



來自陸地、來自山巔、來自海邊  
勞動者以血、淚、汗水、迤邐過  
不確定的年代—冷戰—談判—戒嚴—解嚴  
民主—共產—政黨替換  
奮起的力量交織著些許失落感  
誰能告訴我兒時記憶中的童年

曾幾何時一樣的月光照在  
基隆河、淡水河、大甲溪、濁水溪、愛河畔  
不再美麗，不再哽咽：只留下幽幽的輕嘆  
生命的躍動，銀色的漂帶幾時再出現  
阿里山日出、中橫山川、東西海岸線  
勞動者的身影哆嗦在資本主義的長鞭下  
沒有意識，失去尊嚴，迷失在高度文明長欄

生命一如時序在運轉  
生活宛若爬行在蜿蜒的黑暗坑道間  
喘息中看不到青春的容顏  
目色裡呈現內心無助的吶喊  
舞動著雙手企圖揮去昨夜枕邊的纏綿

晨曦中徒留步履的蹣跚  
都市叢林中有著不朽的傳言  
世代的圖騰驅策勞動者邁向新紀元  
冷漠中有執著、觀望中有期待  
欺騙、謊言堆滿政客的嘴臉  
猜疑、虛偽是世人們口中的信賴  
勞資的故事是一本演不完的經驗  
傳誦了五十年，八百萬勞動者，傳誦了五十年

走過殖民、戒嚴期間  
雨水依然滋潤著玉山，蒼茫又巍然  
勤勉工作帶來了金色華年  
汗水堆砌的51層摩天大樓是勞動者的榮典  
夜色中更顯得輝煌璀璨  
站在鋼構上，勞動者的戰歌，我獨自吟唱  
儘管我已齒牙動搖、白華斑斑  
只因繁華之背面，有我半生之證見  
台灣是勞動者的天堂？台灣是勞動者的想望？  
何處尋找我的烏托邦？  
工作在這塊土地上，目前

維士比加咖啡是我體力的泉源，檳榔是我提神的口香糖  
米酒與我為伴，聽我訴說衷腸，忘記悲傷  
讓我又能面向明日的太陽、迎接挑戰  
誰來體恤我疲憊的身軀？晚飯後面對妻兒之舒坦  
唯有一盞的昏黃

農地改革，勤奮的農民耕耘在戰後的台灣  
夕照、水牛背上的烏秋、剛升起的炊煙  
黃澄澄的稻穗隱含著大地芬芳  
滿籮香蕉鑄成了金碗，這不是夢想  
斗笠、蓑衣、稻草人已淹沒在八七水災的夢魘  
不復見

一時間，基隆、台中、高雄港口  
南北高速公路上，車輛  
動了！船隻、飛機來來往往  
希望的五〇—七〇年代，擺脫貧窮，  
勞動者生存力量具體的展現  
客廳即工廠、以廠為家的口號響遍半邊天  
中小企業如螞蟻雄兵躍上國際經濟的櫬窗  
勞力密集、資金之挹注，換取了高額之外匯  
勞動者以血汗烙下了MADE IN TAIWAN  
無數的勞動者創造了奇蹟，不朽的台灣經驗  
財富帶來了歡顏，尊嚴中有一份淒愴  
不知是一  
高樓的燈光粧點著繁華，還是繁華粧點著高樓的燈光？

勞動者隨著機器日以繼夜的運轉  
沒有音樂、沒有詩篇；只有殘喘  
財閥用貨櫃裝滿了貪婪  
寶島成了資本家擄掠的戰場  
勞動者眼中的天堂  
勞動者心中的烏托邦  
回首望一望  
誰給我們答案？勞動者的晚年！

這是楊大華所寫的詩，也是他生命情感與想法的呈現。他的才情與人生際遇容易讓人進入一種低迴與憂愁的情感中，而且是相當細緻的一面。秋月說在抗爭時楊大華對大夥都是扮演開心果的角色，讓大家開心，不容易讓人察覺他的另一面。以下是楊大華接受生命故事訪談時的口述片段，表露了一個勞動者平凡但豐富、深刻的社會體驗與人生經歷。

## ◆關廠警訊：大環境的變化

這樣的產業，是不是值得我們付出這些心力，包括我的青春、時間、我的人直接投入下去，這樣的職業讓我可以穩穩的做到我退休？那這樣的行業雖然它走過輝煌期，到沒落，到瀕臨黃昏的階段，這樣的一個過程裡，我們看到些什麼？

紡織當時也是我國出口導向的重點，那時紡織所賺取的外匯也相當多，而且過去那時候競爭對手也並

不多，三十多年來，新光經營的主體他們都有更新……，為什麼會有針織，針織就是最後那段才有，織布的話就是從以前的牛仔布，到後來是不織布，從原來有梭織機到無梭織機，機器汰舊換新，經營者就配合市場需要，製造出不同產品出來，才能夠走過這三十幾年的生命。

到後來新光紡織開桃園廠時，桃園廠的設備比士林廠還好、還新，產能比較高，那地方比較偏僻，投資的效益較高。在經營這樣紡織廠，在步入黃昏的時候，經營者的眼光就是說利用這片土地重新開發，創造更多利潤。我常常看待這事情是說，新光大概有五、六甲的土地，慢慢有計劃性的變更，所以才有新光醫院的建設。到後來慢慢縮編，織布停、針織也停，產紗的過程量也慢慢縮減，每個員工都會觀察。那時也有請顧問公司來做合理化，合理化的過程會淘汰掉不必要的人，所以才會一、兩千人弄到剩4、5百人。用什麼方式淘汰，以前有優退的方式，像是五五專案，做25年、未滿50歲提前退休，可以優於勞基法退休，鼓勵年資高的退休。還有安插的人員也調到桃園廠去，有的都是在地台北人，去那麼遠的地方。

整個過程的觀察，人員合理化、鼓勵年資高的提前退休，或是把一些比較不乖的調到桃園廠，慢慢感受到整個環境的改變。還有就是到外面招募女工越來越困難……。員工雖然有意識到慢慢會收，但是沒有料到會那麼快。

## ◆為什麼工廠不再繼續做下去？

整個新光事件會造成，是當初資方一張公文公布片面關廠。資方片面關廠，也沒有跟工會商量，甚至那張貼出來工會還不知道，很粗暴，赤裸裸的。

說關就關，在很多人都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就關廠了。關廠主要就是說，土地開發是一個重要因素。到最後沒有辦法跟外界競爭、國際的競爭力逐漸衰弱的時候……，他們（新光）就慢慢的利用土地的開發。……所以在當初關廠勞工所面對的是，雖然他按照勞基法發給一個月預告工資，可是這個工廠還可以維持，為什麼不再繼續做下去？工人未來的路在哪裡？工人未來的工作權在哪裡？生存權在哪裡？我們要爭的是為什麼要關廠？為什麼這樣做？難道沒有考慮到說後面這些長年累月在那邊辛勤工作的工人！所以當初我們在面對這一個殘酷的命運的時候，我們工人憤憤不平。這是很不公平的！他們有沒有想到，工人在這個工廠的貢獻是有多大？

照說那間工廠是還能維持下去，但是為什麼選在那時來做關廠動作？我就覺得說，哦！我就還能做，為什麼不讓我做？那時要求的就是工作權。我能夠做的就是原本的工作，而且已經付出那麼多時間在這個工廠，很不值得。

## ◆不顧員工死活：無情的對待

…整個製造的過程中，從原棉、合棉、前紡、

精紡、後紡、撚紗、織布，整個產業一系列的作業，到現在我還是很清楚（開心的笑）。所以在那個工廠是相當有感情的。最後面臨關廠的時候，資方所加諸於勞工的，根本就不理會工人到底服務多久，一視同仁，他們依照勞基法來處理這事情。但是勞工要的是什麼？他們沒有考慮到建教生後續的安排怎麼樣？那二十幾年的面臨退休，你又沒有給他們工作機會，那又怎麼辦？那像我們這半老不老的，介於中高齡的又怎麼辦？很多夫妻檔的，還有兄弟檔的，都同時失業，所以整個家庭的經濟重心整個都沒有了。我40歲沒頭路啊！真悲哀啊！甚至有些人是做日薪的，有些人是論件計酬的（臨時工），結果公司把日薪和臨時工的年資取消掉，那他們的生活又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是豁出去了！資方片面關廠，也沒有跟工會協調，那時我跟他們工會幹部講，他們都同意我們可以這樣來做（抗爭），但是那時實際要走出來，有的人還是顧慮到後續的路。我那時三個孩子都還小，正需要照顧，反正就是「沒出來，誰要出來？」

### ◆好天要存雨來糧？資本家的謊言！

到後來他們（經營者）變成說，從一萬錠到四五萬錠紗，擴充到十萬錠也好，研發新產品也好，還有淘汰舊機器更新設備，那時他們利用的是什麼樣的資金？還有一個是說廠方如果設備的汰換，產值增加，這些增加出來的部分是不是有回饋給員工？以前新光

一年一個月的年終獎金，甚至以前很好時，創造高利潤時，他們都沒分配給員工。他們就說「好天要存雨來糧」，結果曬存伊自己ㄟ糧（都準備自己的糧），都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去，利潤都沒有分享給員工。其實可以拿兩個月、三個月的嘛！可是資方說這撥到明後年去，也許景氣不好時候，可以補一下，他就這樣說。

結果員工做那麼久，得到什麼？發生抗爭後，有一個工長叫劉寶蓮，抗爭後沒多久就得肺病死掉了，那工長也做了將近三十年。她都從很小就出來做，做到尾仔得這個，紡織的空氣不好，而且死得很快。

### ◆情感相繫、逐漸被倚重

那時心態不太敢說是使命感啦！看能不能帶大家走過這一段，有一個圓滿的結果。所以那時候我是比較惜情，平時很少跟小女孩（建教生）接觸過，但她們都相信我們，所以為她們走這一段還蠻值得的，畢竟還有一段回憶。但好壞是另一件事，因為有些事不是我們可以掌控的，不可預知的，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我老婆也跟我說過要怎麼辦，但要面對的就是這樣啊！....走過那段路後，才領悟了人生。因為在抗議的時候，也是有人怕我會中途走，不看好我可以陪他們走這麼長的路，到後來我完全幫他們處理好善後，他們才感激。大家也在看我是不是被資方收買了，我是不是私下拿錢或到不同的事業去做，但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大家才了解我是經得起時間考驗

的。這是唯一我值得安慰的。

所以那時所展現出來的力量，是很團結、很合作，而且相當蓬勃有朝氣。還有那時都沒分你是誰，大家都不分彼此。最好的、最珍貴的就是在抗爭過程中培養的情感。以前因為各個單位不同，不可能完全融合在一起。

但那段日子真的很累，當我們離開的時候，我不曉得那些人用什麼眼光來看待，可是我發覺有些新光的同事，從他們不認識我到整個事件結束後，我變成最符合他們的期待，我覺得很好。因為我有替他們出聲，做的很高興。甚至我的家庭對我有什麼誤解、不滿，也是想就是這樣了，反正結束了，結束後就好，大家平安無恙，大家都走出這一段。

## ◆抗爭時，最關心安全

我比較在乎的是同事之間的安全，因為我經常看到很多抗爭場面，有人受傷、流血的，外面那些給我們感覺就是這樣子，還有我們去面對官司啦，資方控告我們，我們是保持什麼心態去面對的。我老婆也會怕，她會想說我要是受傷，她以後要依靠誰，都有想到啦。

那時有一次去參加一個座談會，資方叫流氓來打人，我回去才知道，資方還假好心拿一些傷藥，明明是他們叫人來打的。兩個被打的，其中是我原動課的同事。被打之後會驚惶，我們不會面對這種打架的事，有這種暴力的動作出來。好幾個人打一個，再勇

也會倒，被打都打沒討。

## ◆複雜的社會力：外力的互動與判斷

之前我就對台灣整個的政治環境有觀察，甚至我也曾瞭解台灣社會的演變過程，跟一些政治環境的變遷，所以我才會對一些政治人物來參與我們這新光事件時，他們的看法和我十多年的觀察，去了解他們到底是想利用我們作為他們政治的資本，或者是說他們是長期陪我們走下來？到目前為止還能始終如一的，真的是不多見。政治人物他們的理念，要是真能關心這些所有勞動朋友，我看真的是很少，長期以來的觀察就是這樣。

有些人像沾醬油，沾一下就走，有的是長期投入，而且會跟每個不同層面的人做些接觸和瞭解。甚至可以協助他們做組織性的編組，做功能性的發揮，甚至說訴求的主題是什麼，灌輸一些勞工的意識。這些人在長期的耕耘裡面慢慢會獲得員工間彼此的信任。那有些人會把外力當作好像救星一樣。那樣不同的觀點，會導致說員工參與的熱情有沒有衰退，到最後為什麼有中途離開的，這要作深入的思考。...勞資在對抗的時候，勞工所承擔的是什麼？...那外力在抗爭的過程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不是帶領抗爭者走向他們訴求的方向？或是在突顯法令、政策不足的地方？還是只是一味的叫我們往前衝？

## ◆過程中的學習

員工在過程中學習到什麼？那時的那種內聚力所喚起，所發出來的力量，哇！那也是蠻大的。像是有人主動去剪布條、幫忙整理、煮一些吃的，大家分工合作，然後做編組。所以這個任務編組在抗爭的隊伍裡面能夠展現團體的力量，都自動自發。還有每次都會開會，策劃哪些活動要來進行，之前哪個工人能想到這些！甚至我們在抗爭的過程中還辦了一個勞工文化晚會，做一個晚會讓員工在抗爭過程中去抒發他們的情緒。你看我們的抗爭歌曲，就是那些很可愛的員工所改編的，演唱的效果還不錯，女作業員裡面有原住民，他們歌聲都不錯，竟然還會合聲，還會幾部重奏，展現一個很有特色的抗爭隊伍。

但是如何去綜合這麼多人的意見，整理出一條路，讓他們去選擇，這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你經過問卷調查，每一個人都這麼弄，但是你今天說你要做什麼事，需要大家來配合，你要有多少的說服力，講出多少的道理，來讓他們感受到，你絕對是為他們在做的，而且你可以幫助他們完成某些他們不知道的事。

而我原本只是一個工會的會員，但是我勇於這樣站出來，我站在勞工的眼光來看待事情。到後來整個過程中，我經歷很多，因為我看的層面一定比他們還要廣，我面對的社會人士包括什麼都有碰到。所以我常常想，這一段讓我的人生更豐富。



楊大華在文化晚會扮演吳火獅。

## ◆社會作用：喚醒勞工意識

在1988年也就是解嚴後的第一年，我們勞工的意識逐漸抬頭，工人知道未來如何爭取權益。後來透過整個抗爭的過程中，我們了解一個實質的意義，就是逼迫新光財團這些人來面對關廠是否合法化。

到後來，整個新光財團對這件事的演變超出他們的期望，他們本來說這是搞不起來的，根本就不可能啦！每個人就自己去找工作了，還做什麼！而且後來當我去面對新光財團的大老闆的時候，我們可以應對的很從容，讓他們去自我反思一下，看你是怎麼來對待我們這些員工？你是如何去看待這件事情的發生？怎麼會走得這麼長？

由於在解嚴之後的第一年，我們能夠發出這樣的聲音，而且能夠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我們也了解，工人在這樣一個沒有預知——因為工人本身沒有參與經營，我們不知道公司的經營模式是以工人為基礎或者是以利益為考量。在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獲得社會人士普遍的關懷，同時我們也在各方面外力的益助下，使我們在抗爭過程中，展現了很多不一樣的抗爭的方式。

所以我經常在想說，抗爭是不是喚起所有勞工的意識，讓他們有不一樣的遭遇，這樣才是一個比較能夠清楚思維的方式。因為今天是你，搞不好明天後天換人，你看看所有的傳統產業沒落的時候，他所面對的遭遇幾乎是如出一轍，命運都一樣，勞基法就是那本而已。誰會去約束不當的關廠？因為一個企業的經營應該要負擔社會責任，要面對那些為你付出青春、勞力、汗水的員工。

## ◆家庭壓力

這期間完全沒收入，也不知道錢在哪裡。本來在

士林中興街那邊租一間房子，我老婆看我都不常回去，就搬去我父母娘那邊，也有老人家可以幫忙照顧小孩。我的「大小仙」（連襟）也在新光工作，他也來勸我，「不需要這樣啦！我們可以做一個跟隨者，不一定要做一個領導者」。當然我老婆也會怕，她會想說我要是受傷，她以後要依靠誰。

但是我選擇的就是，我這樣的人物在新光的事件上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真是很懷疑，因為那時應該為我營造的人生重新檢驗，我有三個小孩，我想說那時我老婆用兩人坐的娃娃車，再背一個去買菜，當我想到這樣的情景，眼淚就流下來。

## ◆走孤獨的路

因為那時我離開新光的時候，我覺得很孤單，如他們說我選擇一條清靜的路，跟過去這些同事say goodbye。這要怎麼說，畢竟那一戰也是打的很漂亮，很美好的。問題是說，在抗爭的那段過程中，我看到裡面很多同事的衝突、懷疑、猜忌，我們可以感受得到。而且那時我老婆常常不諒解，大家這樣做，不求什麼回報，不求什麼，求的就是自我忠心、自我要求。有人來懷疑我們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就是，我跟你們走這麼久了，你難道不相信我！我是從你們這邊得到些什麼？為什麼我要去面對這些質疑的態度，你情何以堪！後來就想說，畢竟走過來了，走了這麼久，走到一段結束了。我當選戰友團會長的時候，甚至有人認為我是私下作業的，我拿那個做什麼啊，對

我來說沒什麼意義嘛（激動）！

後來他們有年度聚餐，都有人打電話來啊，但我不會去。有時候在路上遇到，除非他們主動打招呼，不然我不會打招呼。我不曉得我的心態怎麼會變成這樣，從那個事情以後我就覺得說，人如果一生都為別人活，那還是很痛苦的，實在是痛苦。

到後來我去面對徐凌雲的時候，一次在蘆洲遇到時，沒有說話，兩個人就這樣抱在一起。不一樣的際遇，不一樣了...。怎麼說，人生的變化很大，當你去面對這麼一個人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很大的這個...。當初從這個事件引起，是牽繫到多少人的期望啊！希望我們把這個事件做怎麼樣一個（收場）.....

## ◆重頭開始

關廠後很多同事面臨的是，兩個夫妻都沒有工作，兩個兄弟都沒有工作，甚至三個姊妹都沒有工作，這些都是要很嚴肅的去面對。一個家庭最起碼的生活都沒辦法維持了，還算個家嗎？我那時自我鼓勵——不能倒，倒了就慘了，身體又不是很好。

朋友曾經要我去他那邊賣不鏽鋼的炊具，可是看了我的履歷表後，就不是很希望我能夠進去。加上我自己的態度也不是很熱烈，也沒有透過人際關係去關說。

我也曾經在補習班做過企劃，是新光的朋友，女孩子的先生開的，但就是個性不合。我很排斥，因為

補習教育是補正常教育的不足啦，要培養跟別人競爭，所以是不正常的教育方式。政府都沒有考慮家長的負擔，你應該了解，為了插班、插大，連高普考都可以補習，所以那是不正常的。

後來就做貨運司機和搬運工，那很好玩，有時開一開東西掉了都不曉得，因為有些都裝一箱一箱的。要是家具就很可憐，如果貨主住五樓，我們要一件件搬到五樓去。做了一年多，覺得不行就想再轉行。

之後學煎漢堡。做半年多，沒辦法，房租太貴。我一天煎200多個蛋，表示生意很好。就在這附近...，賣給上班族，這附近上班人口很多。那時我住松山虎林街那邊，那時我沒有地方，只好搬回老婆娘家住，我老婆就是靠娘家那個雜貨店，傳統雜貨店，賣一些東西，那我去載貨，勉力維持三個小蘿蔔頭。

可憐我在新光領的36萬，一年就差不多開完。因為美而美也要資本，那時加入美而美也要5萬塊錢，加盟金。那時房租負擔太大，一間要3萬5，一個店面2、3坪。又要請歐巴桑包裝，又請一個比較專業來包三明治。二個夫妻從早上4、5點起來，忙到下午2、3點收攤。我太太不堪那麼操，就胃出血...。因為那種工作是搶時的生意，上班人潮一過，人就少了。

## ◆賣體力，為了生活撐下去！

半年後就可憐啊！開始工地打零工。送料，磚仔啦、水泥、砂，工地也有，改修也有，舊厝翻新，有木工部分、隔間部分。我那時做完全是體力工啦！就

是都做粗重的，像這道牆，我要打就完全把他打掉，完全出賣體力就對了。

因為有一個工頭，專門包事頭，然後再看派你到哪個工地。那個包頭仔剛好住在我家雜貨店對面。因為鄰居找人，看我閒閒，不然來做零工。那一做就做了將近十年，從40歲做到50幾歲，那時候頭髮就慢慢發白，體力慢慢不支，孩子慢慢長大。那時三個孩子都讀幼稚園時，一個8千三個2萬4的費用，也是給孩子加減讀。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上工，我就去打石仔，打石仔你知道嗎？拿那種碎石機、鴨頭仔。就賺嘿卡多錢（台），就憨憨仔打，就大槌拿著就敲，就那木頭裝潢舊的部分，嘿卡體力工。哪打汰魯（磁磚），就把表面打掉，你們都沒辦法想像，這個磚造的全部打掉。這樣做將近十年，我老婆那時都不認為我可以做一個月，可是為了生活我就是這樣拼。……那時做到手全結繭，也感覺身體越勇，其實是沒勇，都是靠"維士比"加咖啡，都是這樣硬吞，嘛這樣做十年，有時想一想，回首前程不堪回憶，真的是不堪回憶。

那時每天工作我就告訴自己，比如說我要看料多少，要幾包，……裝好後就自己調整一下，好！今天我要戰勝四樓，我要戰勝五樓的頂樓，加蓋的頂樓，要用多少時間。到後來我在工地內學會跟家人喝需要體力補充的，像是維士比加咖啡、加沙士，甚至加米酒，主要就是要忘掉肉身的痛苦，和補充體力的不足，這都不容易的啦。

我記得我出來的時候頭髮都是黑亮的，到現在10

幾年頭髮都白了，白倒不代表什麼，白就是閱歷豐富，不會向現實低頭。這是生命強韌的象徵。

### ◆豐富的經驗與學習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接觸泥水，從小工開始，就是幫師傅挖土（水泥拌漿後送料），還趕不上速度。我每一種都學，木工、電機，到我會看設計圖，解說，算工價。我一個粗工底的人，連投射燈怎麼裝、水電怎麼做，連房子我也在做。……甚至連輕鋼架都有在做。都有啦，連油漆也做。反正就是把工時打掉就好了。

做這的好處是說，可以認識不同的人，包括畫建築圖的啦，他們有的是科班的，有的是走工地監工開始的，後來我們才去了解他們怎麼捉水平的，山坡地耶，水平的高度都一樣，真準。以前我會捉的水平幾度，然後架天花板，這都是以前學到的。現在他們都用雷射的，閃燈然後就知道了，整個儀器的操作，我也學到，那是因為我接觸不同的階層和不同行業的包商，他們需要短期的工人，所以我能夠適應各階層的人。

台灣本土師傅都是這樣練出來的，不講明確一點，他永遠也捉不出來。差很多啊。所以我說（鉛）垂子是最好的老師，看得準看不準，老師有沒有教，就是看你有沒有學習，第一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就學到要點了。那個垂直真的很重要，你去看那個建築到一個主體結構出來後，都有那個拉線的，師傅就是照那個做。

## ◆工作中的成就感

後來我也才會知道建築是一種藝術、美學，因為我曾經看過很多在台北，甚至國內建築界有名的建築圖怎麼畫的，所以監工才會喜歡一直叫我去做，因為他只要說我就會做。我甚至還會跟學建築的解說，這個材質是什麼。我跟著一個建築大師，他們在立柱的時候，我也跟著參與意見，很有參與感。到那一棟大樓交屋完工，我經過的時候都會說這裡有我的足跡，我是怎麼樣去弄的，感覺很好。

我甚至連國慶閱兵那個觀禮台，那個搭架我也去做過。尤其我很感慨的就是我在搭國慶閱兵觀禮台的時候，東西都很粗重，外國人問這在幹什麼，有人回答，他們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做園藝的時候，種草皮、種樹，每個陽台都有花圃，幫人家種，很快樂。為什麼很快樂？因為這個行業也可以做的很專業，就是這樣。

只要我走過以前的工地，就會想起以前做過的事情。雖然不覺得自己怎麼走過來的，每次我去工地，有時候做一兩個月，半年的也有，甚至也有一天半天的。大飯店也有做過，環亞的五星級客房也要完全翻修啊。我去那裡做的時候，當完全都好的時候，地毯鋪好，粉刷好，ㄟ！環亞的舊招牌就是我拆的。到現在那些一樓的商店，很多我都曾經去弄過，我覺得蠻好的。不過那個店面換過好幾個，我們也是陸續在做。

## ◆不再為誰賣命了

我不要一定的雇主，我不想要侍奉一樣的雇主；但是我希望可以認識很多人。雖然有人建議我去做班底，但是我若跟了你，有工作的時候一起做，但沒工作的話我怎麼辦。但是我單純的做就好了，又可以認識不同的人。所以有一點好處就是說，不用報稅還有工資報表什麼哩哩唧唧的，我就不讓人家知道我是做這一途ㄟ啦，我基本上的看法是這樣。但是人家要求我做什麼我都知道。

為什麼不讓人家知道我做這一途？

不是，我不讓家人知道我做這一個行業。到後來我的老婆才知道我在做這個工作，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吃苦的，我不是好逸惡勞，我的想法是這樣。因為我太太認為我可能堪不住，我這麼瘦小，不可能在這個行業打轉。

## ◆賺到單純的家庭生活

我看有的師傅如果比較有經驗以後，也有固定認識的人，就開始包工程來做。

但是這樣承擔的風險比較大。因為包攬的工程有上中下游，如果一個財力較不好的建築公司或營造廠，請款的方式不一樣，倒來倒去的。有的做得要死，結果被倒。

那個時候我的看法就是單純啦，以前我們工廠做慣了，不願意去承擔風險啦。而且我也不想要我家庭



楊大華、李重光、胡美花在總公司帶唱。

生活變得複雜。所以有人做一輩子，每天看他很神氣做老闆，但還是沒賺到什麼錢。有的是倒了，有的是喝掉、賭掉的，看太多了。喝掉是喝花酒做公關，像有人打電話叫你，我們現在在這邊，你也來啊。來做什麼，付錢的。賠上的太多了，花掉的時間太多。我們（做工）只是把自己的身體搞累，好好休息明天還是可以再戰，細水長流。

所以這10年也真的是看盡了人生，各階層的人都看過了，挖土的、開怪手的，幾乎都看過了，他們的生態就是這樣子。為的是什麼？就是過生活啊！有的賺的賺到、了的了到，遇到景氣好的，真的是賺給全家，有的就是一輩子受雇做工。但是他們有一個好處

就是會保護自己身體不會受到傷害，還可以累積自己明天的體力。現在想想，這10年真的是看盡各階層的人是怎麼生活的。我唯一一個安慰的地方就是說，有賺到錢，房貸可以繳，小孩的學費可以繳就好了。

### ◆絕境——無工可做

做體力工人做了十年，景氣也到底，那時曾經我們做滿工，做滿30天，每天都沒休息，有工就做。不管是跑工地也好，跑去民間"改修"（重新裝潢）也好，做十年，慢慢到88年後好像就走下坡了，到我來這單位（勞教中心）之前我是一個月做沒有10天，甚至只有2、3天。那時壞到什麼樣的地步？就是為什麼有那個氣力可做，但沒有機會去做。機會不再來啦！

所以我從建築業最顛峰，做到慢慢走下坡，做到88年左右。工也少了，沒地方可做，也沒力了。

### ◆算銀角仔的日子：經濟壓力

那個時候的生活壓力很大，因為剛買了房子沒多久。我為什麼會去買到『國民住宅』的房子？因為我剛跟老婆結婚的時候，我們就跑去台北市政府登記電腦抽籤，當時台北市一年國宅數約五百戶，我們抽到第五千號，所以前後我們約莫等了將近十年！而且那時候小孩剛上國中、國小，這是最需要用錢的時候，又要補習。就是這樣，人會自我墮落就是這樣，眼睛睜開，就是面對生活壓力；眼睛睜開，就知道說今天

要花多少錢。失掉了對工作的熱誠，剩下維持生活的基本目標。

所以每次都需要靠朋友、鄰居的幫忙。還有就是貸款。但是這些都是需要還的。我也曾經跟新光的同事借過錢，那是人生中最壞的時候。十年過去，以前我們的一些老朋友，會感到疏離、生份多了。當你在最糟糕的時候，要開口跟他們借錢，你知道，那要鼓起多大的勇氣，來開那個口嗎？

所以那時候出門，嚟是算銀角仔（銅板）。算銀角仔ㄟ日子歹過！因為就是不多嘛！數都可以數的出來。看是要吃十元的饅頭，還是吃十五元再包一粒蛋，這都要去思考，至於豆漿就免了啊，家裡的開水就可以啦！

### ◆沒工做，我就醉茫茫的麻痺自己

反正就『做一天，算一天』。有工就去做，沒做，我就醉茫茫。喝的酒，我兒子幫我排起來，跟閱兵分列式一樣，排得好整齊喔！都喝同樣的酒（「什麼酒？」）就是最便宜的米酒頭啦！還沒漲價以前。後來，連食物都不對味了，因為長期的喝酒。我曾經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在喝，因為睡不著，會想一些問題，會思考很多不同層次的問題，後來慢慢的體會這日子怎麼過下去………

我曾經一個禮拜喝了二十幾罐！呵呵呵！日以繼夜的在喝，因為沒事頭嘛，所以，吃飽了就喝。因為那時吃東西都失掉味道了，呼吸的空氣感覺都是臭

的，都是酒臭。我太太都跟我說，沒效啊啦！（廢人沒有用了）

### ◆深淵與繩索

甚至我在最後那兩年，一個月工作沒有幾天的時候，我問自己說，我的人生烏有去啦？懂得會去喝酒來麻木自己，以前酒並不是我生活唯一的寄託，我不是說一定要靠這玩意兒我才能夠感覺過的實在，當我了解到我喝了酒之後，我不用去思考很多問題，不願意更透徹瞭解這個社會。但我自我放逐，到自我墮落，到自我摧殘。我本來身體很好，喝了酒之後弄壞了。嗯！自己在摧殘自己，好像要加速死亡。社會好像沒有我追求的目標了。

人家就看我們喝那最壞的酒，是為了什麼？又沒多好喝，還甘之如飴，真悲哀！這種日子足足走了兩年。那種日子真正艱苦行（台）。甚至於有時候我會想，乾脆拋棄這一切，什麼都不要了！

沒哭的時候啦！已經不知道感情了！所有的官能都沒有了。吃飯的時候，東西都沒有味道了。每天面對著社會的環境、家庭的環境，就會思考是否走到這程度已經是盡頭了。盡頭就是沒有指望了，不求什麼了。但看到小孩子，看到他們比我高的時候，才又知道我的責任未了，而且會越來越重。

後來有一次就是人家叫我去做工時，結果我竟然醉倒在工地！透早就醉倒在工地！那當時我才覺醒說，哭爸啊！變酒鬼啊！是不是『酒精中毒』了？但

是我的手還不會顫抖。

### ◆進入外勞中心，看到相同的處境

我在一九九九年來到這個單位，剛開始也是蠻孤立的。就是說跟平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後來處理一些勞工的事情，開始有了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我曾經做了三個月後，就不想再做了。

為什麼？

因為十幾年前自己面對的，現在外勞同樣也那樣...，故事都一樣。當我去處理工廠的事情，所面對的都是同樣的問題。就好像一片大海中間，許多人掉下去海裡，你一個一個救，哪救得完！

來到這裡開始才面對外勞的問題。面對不同的工作，面對著....都相同的面容，當他們面對不同的遭遇時，他們的眼光都是有期望的、有需求的。他們也說我們怎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也都盡量幫他們度過這一段艱苦。...但看到積欠工資的部分，拿不到，甚至到法院告，也不一定能拿到。看他們眼神也真的是蠻可憐的！那我的看待就是，從他們，看我們，再看以前，都是同樣的，體質的問題，整個結構面的問題。

### ◆安慰

這工作是有辛苦的一面啦！但想到有時候在處理完個案或某些case後，那種感激之情，不是用言語所

能夠描述的。尤其每次我們在處理完事情以後，若獲得圓滿結局，那真好。

### ◆勞動者的烏托邦？

我寫文章看的層面比較大一點。我說的不是個案的例子，我講的都是層面的問題，影響的層面太多了，幾乎每個人都會遭遇到而且會面臨的。我不敢說.....也許大家看不出這個實質面出來，等戳破讓你去看的時候，你就覺得血淋淋的，很赤裸。

三年前我曾經到台北市政府，看到關廠還是很多，不是只有我們悲哀啦！如果勞動環境沒改變，還是有很多人會走我們以前走過的路，都是這樣啦。很怨嘆就是勞工意識等到被資遣才說，怎麼會這樣，為什麼是我，我的遭遇為什麼是這樣，別人不會去關心你啊！你被資遣是你的事情。不過今天先走的贏啦。什麼叫做合理化、精簡化，就是不斷的剝削，壓榨，難道我們這些中高齡的，是社會的殘渣嗎？以後你去教育子孫的時候來看，你爸以前台北市拆過很多東西，對社會還是有貢獻。社會進步就是這樣延續過來的，只要我走過以前的工地，就會想起以前做過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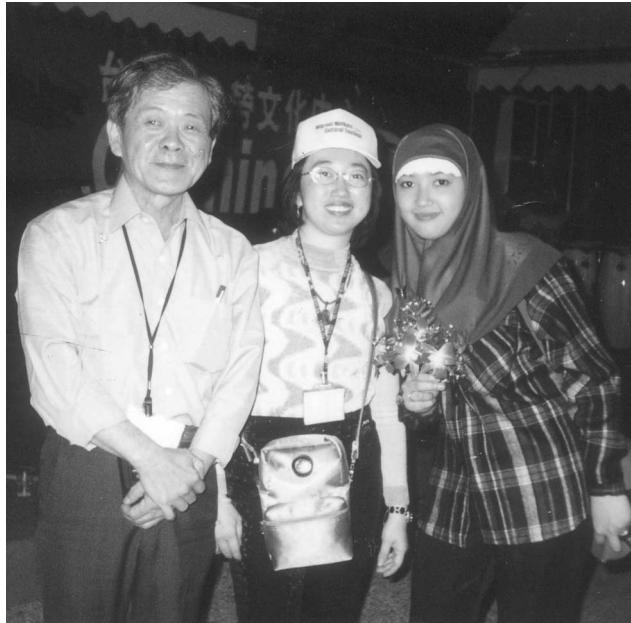
我覺得勞工的教育有一部分就是要你去意識到『人生存，你要去瞭解到生存的環境』，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一時誤闖叢林的小白兔”意思就是在這裡。從來就都是活生生的『弱肉強食』！今天讓你感受的是，即使你今天付出了努力，卻不一

定能得到相對的報酬。那你檢驗一個人的勞力是用報酬來看待的嗎？或者是說報酬對他負有一個基本的肯定，誰曉得！許多人忽略了，勞工是能夠改變社會進步的最大原動力。勞動的人口那麼多，誰帶動社會的進步跟繁榮？可是當你要的時候，這些勞動資源，好棒喔！不要的時候，是垃圾，而且很殘忍的。所以說勞工的意識若只在遭受不平等的對待才發起，就太慢了，應該在平常的勞工教育做，讓他們接觸珍貴的勞工教育。從學校到社會，最起碼要對社會有個基本的認識。

你可以常常看電視播的『什麼是勞動者的天堂？什麼是勞動者的烏托邦？』，給我的感覺是什麼，這可能是我這輩子都看不到的，或是一百年耕耘還看不見的願景。勞動者的想望是什麼？追求理想在哪裡？你可以看到那麼多人在勞動，但是摸魚的還是在摸魚。因為已經被分歧了，力量沒有辦法去凝聚起來，這樣子很容易被『看衰』，認為這個團體經不起打擊的。

### ◆人生沒輸贏！辛苦的童年

我父親是專門在包木工工程的，在鄉村多嘛，那時候也有包學校的，學校的一些桌子啊。那時候過得很辛苦，因為我爸爸四十幾歲就病倒了，病了十幾年，到他過世的時候大概65歲。所以入院之前已經十幾年都沒有謀生能力了。我們家兄弟多，大大的...。



楊大華與外勞。

所以我三個兄弟都做木工的啊，就是延續祖業嘛，都作木工，他們都實實在在的三年六個月作出來的師傅啊！所以他們都能夠獨當一面。因為我眼睛不好，我爸不贊成我學這個木工。我有一個叔叔，他的情況跟我一樣，可是他做到台大的教授，他在日本求學，因為他沒有孩子，我就過繼給他……所以我求學的時代我的學費幾乎都是叔叔供應的。

我的童年因為父親比較早病逝，所以連學費都繳不出來，但我有遇到好的老師，幫我付學費，也有壞的老師，要我回去拿學費再來。我從小感受到，貧窮

好像很可恥！我的畢業證書也是我同學拿回來的，因為沒錢繳學費，不敢去拿。

不過我求學經過也都不錯啦，憑良心講我只是說，我要是有機會再讀，也許現在成就不同了，就是中途家道中落，求學學費都是靠別人週濟出來的。而且那時候眼睛不是很好，要不然我搞不好今天也是一個木匠。

### ◆日以繼夜的運轉：工廠的歲月

輪三班啊！夜班變中班嘛，中班變早班嘛，早班就變夜班啊，一個循環嘛，一個cycle。那早班的話就可以來辦（聯誼）活動，因為有一個禮拜天白天可以玩嘛，就利用那個白天來玩，可是你回去的時候就要開始接夜班。

要調適一下那個時序嘛，那個時鐘都不一樣的，可是一來講夜班的話，因為長期的話像我運轉十年啦，皮膚都不是很好。.....因為我中班的時候回去的時候還可以睡，可是我夜班的時候就睡不著了。夜班下班是8點，早上8點，晚上12點要上班嘛。其實11點多就準備要上班了。...你想想看從12點上到8點這一個長的時間你要調適自己的時鐘不能打瞌睡不能睡著...

為什麼過年還要做？為了多賺一兩天的錢，因為那時是一天工三天價。因為空調的部份要保養，因為噴水的地方被煤氣污染，有殘渣，需要清理。.....是大保養。所以過年是我們在加班，.....因為只有

過年機器才會全部停。.....你知道嗎，那個時候我們回家過年，都是遊覽車一輛一輛載回去。他們來的時候都好高興，每個人都大包小包，要回去也是大包小包。等他們來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一年又過去了。是可以補休啊，但是氣氛就不同，有什麼意思，就是為了"加減領"加班費啊。

### ◆爬行在蜿蜒的黑暗坑道

新紡的環境很污濁，你可以肉眼看到那棉絮，那你看一天吸多少？那我是處理空調的，我還要去處理積在空氣對流的通風口。回風部分都是我在處理，在通風口那地道不知爬了多少年！就是這樣把那些積棉都清出來，這樣才能保持空氣對流，這樣整個溫溼度才能控制。還有紡織機器很吵雜，戴耳塞又不方便，待久了就容易重聽。以前還有染整廠部分，染整廠更毒，因為有很多化學藥水。

### ◆沒有結局的戀情

我記得第一次失戀的時候，那個女孩子住台東，我去提了三次親都被家長反對，.... 他們家在台東是地主啊，一大片。.... 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她主動跟我講說我們回去看看，那時已經交往七、八年。她父母就問我們情況，說你工廠人這樣，一輩子這樣沒出息...就不是很好，到最後。頭一次是他父母反對，後來是他大哥反對，他大哥曾經是××議員，他

也反對。第三次他姐姐鼓勵我再去提一次，結果是那女朋友自己反對。

那時就是因為有一個固定的女朋友，所以才積極的想談，請我的兄長過去提親，被拒絕了三次，真沒面子。每次等的時候，台北的天空都是灰濛濛的，下著微雨(苦笑)。那個心情很沉重，還要再去上夜班，什麼世界嘛！——不只這樣ㄋㄟ！每次去看她，都是從台灣頭繞一圈。我從台北坐車到高雄，再到台東花蓮，最後才到台北，每次差不多都走400多公里。回來的時候身心俱疲了。

可是看到她也蠻安慰的，因為一年也見不到幾次。可是還能執著的走這麼一段長路。到我要結婚的時候我告訴她，談戀愛我們兩個談就覺得很好啊，但是談到婚事的時候，就涉及到兩個家庭。一個人去求婚求三次不行，你還要求什麼。談到結婚就是談到實際了。

## ◆工廠生涯一場夢

工廠生涯也真是一場夢啦！工作到28歲看到同事都已經結婚了，那時候才覺得我好像什麼都沒有一樣，所以興起想結婚的念頭。想到說跟我同時入伍的弟兄都已經結婚生子，還抱著兒子來看我，叫我叔叔。當時不曉得說要經營自己的婚姻，只想著結婚的念頭。開始談戀愛是因為有個女孩子對我不錯，我們有共同生活的理想，她想要我跳脫出來（離開工廠），而且她走的比我早。

她出來就做保險，她一個老哥在南部作人壽，當時保險剛開始，還很有市場。她已經跳出來了，但我還是守在那一個工廠。她鼓勵我出來，自己做點生意，好歹也是做自己的事業。但你要知道，整天在工廠工作，生活的重心都被公事綁住了。想的也只有明天要做的事，並沒有想到未來。因為這實在很單調，真的很累，長期運轉下來，有時候連過年都沒有回去。

一個男人如果在工廠待久了，是一個沒有企圖心的人，經不起考驗，因為你會跟社會脫節嘛，除了工作就是生活。外面的世界到底人家是怎麼累積財富啊，去營造自己的生活啊？等到要去買房子的時候，人家已經漲3~4倍了，有夠傻的。那時候有能力付貸款買房子，卻不會這樣做。這樣啊！不會說去置產啦，為未來做一點準備。所以我覺得社會變化很快，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悲哀就是說，我們入社會剛好是從60年台灣的經濟起飛，到78年股市走到巔峰，可是我結婚那時候，身上沒有多少錢，好像做這麼久，都沒有存到什麼錢。連買房子都沒有辦法，那時候一棟房子大概才100萬左右。我成家以後，房價狂飆，我才後悔當時沒買。我甚至還得到勞工貸款60萬，但是沒錢可以買房子。沒辦法。我的朋友有的有買房子，狂飆以後就賺到了。那時候才買100多萬，一下子就變成3、400萬，增值好幾倍。那時才覺得人生際遇差很多，又晚結婚。

我做了15年才升技工長，是做到最後一年才升技

工長，我連專員都沒有資格，人家不願意給我升。那時我要是跟初戀的女友結婚，也許我就不會在工廠了，會跳脫出來，因為我知道她不會讓我在工廠待那麼久。我在工廠那麼久才升一個技工長，最基層的，等於是沒"出脫"！

### ◆唯有一盞的昏黃：家庭是最大的資產

結婚到現在，我的妻子從結婚跟我生活，每天都有記帳，每天開銷、買多少東西、用多少錢等...，每筆金額都做統計。到現在，快二十年了，娶這個老婆是我最大的資產，我覺得很敬佩的地方。常常在我表現很消極的時候，她都還是支持我。像我現在三天三夜沒有回去，我老婆也不會擔心。因為她放心嘛，她知道我不會去做越矩的事情，她對自己的丈夫有信心。

孩子喔？....當我第一次為他們買電腦的時候，我跟我老婆還特地跑了好幾家。因為對於電腦不熟悉，...不知道該選哪一台。孩子的需要是永無止盡的，今天學校說要用電腦做作業，要是老師在跟父母做家聯時候，如果說沒有電腦，那你要怎麼辦？還是要買給他們。

我的孩子成長過程中，我曾經陪伴過。我的孩子成長每一個年歲，我都用攝影來紀錄。甚至每人都有一套不一樣的，只有他們共同生活，可是我給他們完整的，讓他們以後可以去看看。.....從小孩子出生，醫院給我們的腳掌紋.....等一系列的東西，這

些都保存的相當完整，許多東西，我老婆都還拿去護貝。所以對於孩子還是交代得過去。

### ◆何處是工人的置身所在？

我為什麼會離開新光以後沒有跟這些朋友聯絡？基本上還是相當孤獨，很孤單的；孤單到有時候晚上睡夢起來，會覺得奇怪！我現在置身何處？都會覺得奇怪，因為換工地，常常在工地睡，又去哪裡，起來的時候，想說我那ㄟ在這個所在，都會覺得真不合適。

在我的孩子生活領域和成長過程中，只有一個老爸會忠實的去紀錄他，但沒有我的存在，我都是做這些。我孩子和老婆的照片永遠都是最完整的，沒有我的存在，因為我永遠都是攝影的那位。

憑良心講，我從小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什麼是失敗主義者，凡事都以最壞來考量，想像會淪落到什麼樣的地步，我跟那些街友也可以對談。為什麼會發覺這樣，因為有些人從家庭走出來，願意去流浪，願意有一頓沒一頓的，甚至一生都是又髒又臭的，為什麼他們願意過這樣的人生，睡在公園，又下雨又寒冷，生病的時候怎麼忍受，還是這樣拖啊，跟流浪狗一樣。常常看到他們還會笑，不管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笑，那他們又是怎麼看待他們的人生？

編按：本文由輔大應心系博士班洪瑞彬，在今年重新訪談楊大華三次，再將錄音稿整理成按主題結構的三萬字初稿，但因篇幅限制，由陳素香忍痛刪節。洪瑞彬去年參加勞教中心的「沒落產業勞工歷史研究案」，又為此文延宕論文撰寫，特此致謝。



關廠一週年後，自救會在謝長廷服務處聚會，站立者為楊大華。

## 楊大華的勞動生命史



# 新紡關廠開啟多變人生

## 曾慶鏗的生命故事



從小在苗栗南庄的客莊長大，初中時隨著父親的工作移居到花蓮，讀高中時因考慮以後就業時方便，而選擇了花蓮高工電子科，寒暑假時都當父親的卡車司機助手，服完兵役之後，經過同學哥哥陳紹錦

介紹，北上就業，從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進入新光紡織士林廠工作了十四年，職位是原動科機電組的技工一直做到助理工程師，生性憨厚老實的他，工作和生活十分單純，因為母親誠心向佛，也跟著出入佛堂，接觸佛法，後來結識了同在新光士林紡織廠的品管書記楊玲玲，兩人結婚，關場抗爭期間，兩人育有兩子。

「關廠事件一發生，我雖然覺得突然，但並不意外，因為同事間一兩年前私底下就在傳說公司要關廠，而且當時有一些新的機器陸續移到桃園新廠，但是當公司對關廠的處理方式公佈後，引起員工多人議論紛紛，認為資方處理關廠的手段太過苛刻，根本不替員工的未來著想，更別說會尊重員工的意願。不滿的心態充滿整個工廠，我看到四十五歲的同事鍾信光，為工廠付出了大半輩子，但是卻只拿到十九萬元資遣費，資方硬說他的臨時工和契約工的工作年資都不算，還有其他老同事也都有同樣現象，大家的心理都非常不能平衡。對於一些中高齡的同事家中有小孩要讀書扶養，有的又有一些貸款，失業了，對於未來的生活感到一片茫然，公司根本沒有考慮到員工的未來的生活要如何去面對，只一味著考慮公司

自己的利益，花最小的代價把員工解決掉。」

「雖然自己已步入中年，因為有電氣保養方面的技術，所以出去也不難找到工作，但是實在看不慣資方這種只顧金錢不顧員工的做法，由於有宗教信仰的關係，想參加抗爭內心也是經過一番的掙扎，當時把整個情況跟母親商量，母親也認為公司這種做法實在是不恰當，在她的默許下，我暫時放下為自己找工作的打算，毅然參加了抗爭，選擇了和同仁們同進退。

「我們是一群單純的勞工，面對資方的權勢跟財力，顯得非常渺小，如何去和資方應對，我們有幾位同仁也不斷的向外界尋求抗爭的經驗，如大同公司及桃勤機場組工會的人士，都是我們請教的對象，在李重光家往往討論事情都到深夜2、3點。後來有一些從事工運活動的前輩，如郭吉仁、鄭文堂、林重謨、及當時因中國時報組工會被開除的鄭村棋、吳永毅等的幫忙，才使我們學會了如何和資方應對，在這段時期我們面對了同事被流氓恐嚇毆打的事件以及法院的控告，他們也讓我們學習自己如何去判斷事情的起因、發展及處理方式，尤其是鄭村棋、夏林清跟吳永毅、王蘋一直陪到我們善後結束，最令人感佩。」

「新光的抗爭，有三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就是同事在工廠大門口被流氓恐嚇毆打，面對突如其来的事情，當時的心情相當憤慨，有想和他們一拼的決心，雖然有警察在旁邊看著，但是他們卻漠不關心，認為這件事情不是他們來處理的目的而未插手。

第二件事情，就是工會選出10人，其中包括鄭村棋先生一起陪同到新光總公司和吳東賢面對面談判

時，在談判的過程中，公司一直否認，對前來幫忙的工運人士是為了要分享我們的資遣費而來一事，事實上，公司的一些高級幹部，之前在大餐廳員工聚會討論時，卻不斷的放出這些消息來分化我們員工的團結，現在反而一味的否認這些事情。老闆吳東賢卻還要工運人士提出來是誰說的，吳東賢這樣的要求，不是被自己底下的幹部所矇蔽，就是自認為得理不饒人。

他甚至還批評勞基法是最差勁的法律，當時的談判氣氛對於我們工人談判代表相當不利，自己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站起來當著吳東賢的面前說某某副總經理、某某經理私底下在大餐廳時都有對我們講過這些話，當時是還有一些話壓在舌下未說出來，心想告訴吳東賢，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替他賣命賺錢的員工，更多的錢對他是有什麼意義，然而對於我們這些沒有工作、幾乎沒有未來的員工至少可支撐一些日子，錢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有健康身體的時候，錢又對有你有什麼意義，由於這些話，在當時考慮到會有一些類似詛咒的聯想，所以沒說出口。

第三件事情，當我們在工廠因被斷水斷電，而被迫移師到新光集團松江路總公司，在埋鍋造飯的後段期間，一對假扮夫妻的情治人員，最初假意來觀賞我們的海報訴求，並且問一些問題，再來時，卻哭哭啼啼的告訴我們在場的同事，說他們四歲的小孩不見了，說就在我們的廣告看板附近不見的，哭的粉傷心，希望我們的同仁幫他尋找。

由於表演實在太逼真，我們的同仁也信以為真，

連我自己在內，雖然有觀察這對夫妻有因為小孩失散不見而互相責怪吵架，卻也不疑有他，跑到對街去幫忙尋找，也到通化公園找了一陣子，後來越想越不對，跑回總公司時，遠遠就看到有幾部大型環保車停在那裡，正在拆除廣告看板，我們想聯絡郭吉仁律師時，附近的公共電話全被人家佔用，拆除人員雖然經由我們阻擋停了下來，但我們的海報看板已被拆了一大半。

參與抗爭，我學會了很多事情，例如資方向法院提出妨礙自由的控告的處理經驗，也學會了如何去看待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以及人心面對利益衝突時的選擇，這些經驗對於日後步出社會，對事務的觀察及做事的態度都有相當的助益。」

抗爭結束後，曾慶鐙經過朋友介紹，進入飯店做電工，做了兩三個月，因為工作型態不適應，轉應徵一家機械公司做電氣技術員，由於以前在新光紡織上運轉班空閒時時常到一家佛教出版社做義工，得知該出版社需要專職人員幫忙，便放棄了機械公司的職務前去出版社工作，擔任發行部門職員的工作一年。在出版社工作的這段期間在一次和新光的同事聚會中得知新光總經理吳東賢得了腦瘤，特別買了一套公司出版的書，書名是「天眼、法眼、慧眼的追尋」上中下三冊，請當時調到總經理室當助理的王錦彬先生轉交。書中夾了一張紙條，祝吳東賢先生身體健康，同樣的對於以前資方的同事心中並沒有恨意，我們都在同一個公司服務，只不過是因為立場的不同，就如同

兩股力量在空中互相磨擦抵制而產生火花，當這火花消失了彼此之間各走各的路也應該沒有記恨的包袱才對，希望大家都能有成長。

離開出版社以後陸陸續續換幾個工作，幾乎是一年換一個工作，如森永牛奶糖工廠、中國佛教會，後來經學佛班同學介紹在一家建設公司，做售後服務的工作，才穩定下來。

談起自己一直不斷的換工作，曾慶鐙說：「以前在新光紡織廠，工作環境單純，我覺得自己像井底之蛙，根本不清楚外面的社會在做什麼？但是一出了新紗，我開始接觸到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也懂得些待人接物的道理及些許的人情事故，並且關心衆人的事務、會一直換工作有的部分也是對宗教服務的堅持。」

曾慶鐙後來在工作之餘，對於宗教事務的參與表現十分積極，當他遇上釋昭慧法師，最初提倡佛教護生的觀念，倡導尊重所有的生命，每一種動物都有生存的價值和權利，他深受感動，便參加了佛教團體弘誓學佛班，平常每週固定上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的課程，後來因為燕窩月餅危害了燕子的生存延續，破壞當地生態，且採集危崖的燕窩，造成工人摔傷、摔死的事件，因此發起「拒食燕窩月餅活動」，呼籲社會大眾注意這個議題，曾慶鐙夫妻也加入抗議活動，當時位在中山北路的國賓飯店，推出昂貴的燕窩月餅，因此成為抗議的頭號目標。

當抗議隊伍到達飯店門口，拉起布條、高喊口號，嚇壞了飯店的職員和客人，但是他們進入飯店

後，裡面的人員一直推說上級主管不在飯店內，無法接受抗議書，但是曾慶鐘夫妻以參與過新光廠抗爭的經驗，觀察現場人員講電話的態度，立即判斷出現場狀況應有高級主管在值班，拆穿飯店人員說謊的面具，最後逼得飯店派人出面接受抗議書。

另外，他也參加了反對設立嬰靈牌位斂財的遊行行動，當時參加的出家師父或一般信徒，他們對到總統府轄區抗議，完全沒有概念，來到博愛路附近，一大群警衛全都靠了過來，有一些像是情治人員來拍照蒐證，還有一位警官上前來盤查，一看到有軍人來問話，部分參與抗議的同伴，心裏都緊張起來，曾慶鐘他以過來人的經驗，表示：「警官問話是例行公事，問完後通常不會有什麼後續動作。」果然事情發展如他所料，抗議嬰靈牌位事件也順利進行。

曾慶鐘表示：「新光紡織廠關廠抗爭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本來是一個一板一眼的人，但是抗爭後卻打開人生另一章，人生從一成不變到千變萬化。」現在五十多歲的曾慶鐘，假日還在中國技術學院建築系進修，和兩個兒子一起唸大學，不斷成長和學習的他，充滿自信的持續在人世間的修行和鍛鍊。

同在新紗品管課的太太楊玲玲，關廠後到「台灣麗那」做了三天，資方以她參加過關場抗爭為由，請她不必再來上班，她後來到國泰人壽拉保險，只做了五個月，不習慣工作性質，轉到一家冷凍空調公司當會計，做了八年。現在她是台北市勞工局資源中心督導。

# 戀戀新光 伴我成長

## 張淑娟的生命故事



張淑娟穿著自己  
縫製的洋裝在宿  
舍旁蓮霧樹下留  
影。

祖居在淡水水楓頭務農，家裡都是男人下田，女人在家裡幫忙做零工，雖然家中人口不少，但是張淑娟不需要作粗重的活，最多是挑挑水，從小她的手藝

就十分靈巧，閒暇時幫忙做家庭手工，織打外銷用的精細髮網，她一天可以做好幾十個，一天賺取高達五元，連鄰居的婦人都比不上。念小學時成績雖然不錯，但是依照家中慣例，女孩唸完小學都沒再往上讀，做手工打發日子也賺些零花錢。小學畢業後在家待了一年，十四歲時，因為在新光紡織廠上班的二姊引介，就以童工身分進入工廠上班。

當時新光紡織廠擴增二廠，需要大量人手，有二百多人報名，張淑娟忘了帶身分證應徵，本來已經放棄，後來廠裡仍有空缺就補了進去，當時是民國五十一年，依日薪計算一天七塊半，扣掉伙食費，第一個月領到薪水一百八十元，她還打了一只金戒指作為紀念。剛進入新光廠，張淑娟和二姊不同一班，生活作息都不同時間，很少見面，上完班回到宿舍，常常因為想家想到掉淚，雖然三個星期回家一次，但是一看到日落黃昏必須趕回工廠，就哭個不停，鄰居阿婆嘲笑她：「做不到三天就會回家來！」張淑娟不服氣，咬著牙硬撐了下去。

張淑娟回憶到：「當時新進工廠的女作業員必須先受訓三個星期，在現場必須穿上標準服飾，頭上包著粉紅色的頭巾以免頭髮捲入機器，夏天穿短褲、冬

天穿長褲，腰上再圍上裝接紗工具的圍兜，學習如何接紗、看顧機台，而後分到三班去。這時算是正式作業員，第一班的頭巾是水色，第二班是綠色的，第三班是黃色的。除了現場人員，還有其他的辦公室管理階層，我們常常自己把工廠的人分為『穿褲』和『穿裙』的，『穿褲』是領日薪的藍領工人，『穿裙』是領月薪的白領階級，大家界線十分清楚。」

「工廠場地機器很吵，剛開始當作業員要顧機台，不能讓紗斷掉，每分鐘要走九十步，整天動個不停，碰上紗斷了或是機器出問題，會影響下班時間，交班時常常會發生爭執，如果下一班的人，不肯好好的交接，大家都必須延遲下班。所有上班時間都超過

八個小時，卻沒有加班費。現場是三班制，三個班換來換去，工作時間不定，剛開始無法適應很辛苦。

除了上班時間，我都住在工廠宿舍，八個人睡一間通舖，大家感情很好。宿舍管制十分嚴格，上夜班晚上八點關大門，星期天也不例外，出外或回家的人，如果遲到必須罰掃廁所，掃過後舍監會檢查，如果沒通過必須重掃，當時在新光紡織廠的女孩都很乖，大家都不敢違反規定。洗澡時在一間開放式的大澡間，我們這些鄉下女孩，保守又膽小，看到大家脫光集體洗澡，大家都嚇壞了不敢去洗，慢慢也就習慣了，後來雖然蓋了個人隔間，但是因為位在陰暗的角落，味道不好，我們寧願繼續使用大眾池洗澡，一



女工穿工作服在宿舍旁留影（左三張淑娟提供）。

直到關廠還是一樣。」

工作漸漸上手，但是意外難免。民國五十九年適逢過年，大部份同是都回家過節，人手雖少但機台仍照常運轉，張淑娟和同事輪班顧機台，同事有事出去，她一個人在看機台，卻發生了機器著火的意外，張淑娟趕緊找來滅火器滅火，她一扳開滅火器的插銷，被噴出的氣體直接撞擊到下巴，立刻打落了七八顆牙齒，一時之間血流如注，張淑娟很驚訝自己當時沒有昏迷過去，還叫同事來幫忙處理。這一次意外讓她住院了一個月，在家休養二個多月，雖然滅火器工廠賠了一點點錢，資方一毛錢慰問金也沒給。

過了兩年，張淑娟才慢慢適應了工廠的作息，習慣了工廠作業方式，還找了三個堂妹上同一班，大家相互照顧，因此也很快進入狀況。她說：「在機台做了久了，我接紗速度快，對機台的運作有興趣，開始去研究。大部分的女孩對機器都不懂，也不想去學，我卻花了不少心思研究機器，了解製作流程的有哪些缺失，哪些零件常出狀況，漸漸的，也摸出了頭緒，多多少少都能應付生產線的難題。」

民國七十年左右，當時台灣加工業鼎盛，新的工廠紛紛成立，每一家工廠都到鄉下去搶女工，新光紡織廠不但派廠內管理階層去拉人，甚至連線上的張淑娟、柳美都得去。公司給了她一個○○七的皮箱，派了一輛遊覽車，裡面裝了一個星期的出差費，包括租車費、司機費、住旅館費和請女孩吃冰的錢，到屏東縣萬丹鄉去招募女工，她帶回了兩車的遊覽車的女生，公司還有特別獎勵。

張淑娟從生產線工作摸索一些工作訣竅，這些經驗和訣竅讓她得到上司的重視。她說：「民國七十三年，紡織業生意做不完，工廠接了單做不出來，只好外包出去，但是有些外包工廠機器流程不順，廠長因此派我去出差。到了彰化鹿港一家外包廠，我才到，老闆就給了我下馬威，表示東西做不出來，機器有問題，我為了鬆解他的排斥和戒心，口中一直說我也不懂，但是細心的觀察，我找出了一個大毛病，表示可以修改幾個零件，後來果然運轉就順利了。」後來台塑也新開紡織廠，找人來挖角，張淑娟因為捨不得同事間的情誼，加上新工廠都在外縣市，她毫不猶豫的拒絕。

後來張淑娟轉為常日班，白天固定工作，她跟著男同事到內湖的西湖商工念補校，以32歲的高齡半工半讀完成了國中學業。工作一段時間，又利用晚間去學洋裁，學作衣服的技藝，當時自己穿的衣服，大多都是自己親手做的，一方面省錢，另一方面預備在將來經濟獨立，能保有一技之長，養活自己和家庭都可以。

公司規定女生結婚後就必須離職，這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情形，許多女生結婚生子就自動離職，公司內沒有工會，也沒人向公司爭取任何福利。後來工人可以組工會，有員工發起要組工會，資方知情後百般勸阻，後來乾脆直接威脅，不少現場同事被轉調去養豬、打掃倉庫，即使面對壓力，工會仍然在艱辛的困境下成立了。

「我們那一班的工長也是工會會員，她字寫得漂亮，人又會說話，十分能幹。後來爭取到女生婚後仍



張幸助與張淑娟兄妹，替自救會準備晚餐。

可以上班，她生孩子時，公司卻利用這個機會整她，要升當時是班長的我作工長，但是我不肯，遲遲沒有答應。後來公佈欄公佈人事命令，我才勉為其難做工長，後來原來的工長回來找人事部門理論，雙方發生爭執，課長離開辦公室進入生產線，工長不甘心也追出，乾脆吹起工作時用的哨子，資方藉口，她不在自己的部門卻亂吹哨子，擾亂工作秩序為由將她開除，她經過工會同事的指導，後來到總公司去哭訴，聽說後來公司答應她回來上班，但是事後不知如何，總之她就沒來上班了。」

張淑娟還回憶到：「新紡的女工不但吃苦耐勞，而且個性都很柔順，所以不少同事互傳好事，夫妻檔的同事比比皆是，很多外面的工人也都想認識我們，因此各種聯誼活動也不少。新光紡織廠在當時是模範工廠，不但拍過電影，所以花園和休閒空間規劃的不

錯，同仁們常常在花園拍照，尤其是年輕的同仁，因此留下不少照片。同仁如果離職，都會去士林拍一組美美的藝術照送給大家。」張淑娟手上就留下了不少離職同事留下的照片，她的二姊、堂妹和同一村子的鄰居因為結婚，或其他理由都一一離開工廠，只有她一直待下來。

這一待就是二十六年，張淑娟從普通的作業員升為班長、工長、一路到指導工長，關廠前，因為她擔任指導工長，教過的女工達千人之多，有些人跳槽到別家工廠做，薪水增加三百多元，都有不錯的口碑。而她個性質樸爽朗，又善良熱心，因此同事大多都認識她，關廠抗爭期間，張淑娟全心投入，雖然大多時間都待在廚房，為所有抗爭的夥伴料理飲食，但是盡心盡力。

離開新光紡織廠後，算一算二十六年的退休金，只拿到了六十二萬元，她搬進復興崗新房子，雖然新光桃園廠找她去上班，但是因為距離遠，加上已經做了二十多年，覺得再做下去也沒什麼意思，她拒絕了幾次的邀約。家裡附近的稻香超市找人，她二姊認識超市中的人，也是新光老同事的親戚，叫張淑娟去應徵，剛開始是臨時性質的作業員，超市的生意興隆，工作和正式員工相同繁重，卻沒三節獎金等福利，薪水卻比工作了二十六年的新光高了五千元。做了一年，因為工作表現良好，原本必須是高中畢業的門檻，淑娟卻破格錄取成為正職的營業員，第一次領到年終獎金，她高興了好幾天，工作了十四年，每一年都拿到不錯的考績。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市政府轉標

超市給另一家民營經營者，現有十九位員工，最少要裁減六人，五十五歲的張淑娟因為年紀最大，認為其他同事有孩子和家庭負擔，十分需要工作，而至今單身一人，沒有太大的負擔的她，因此提出了資遣，她十分樂天的說：「我去學了電腦，但是眼睛十分吃力放棄了，未來要怎樣做，我雖然心裡有盤算，但是對於現在社會多變又悲觀的情勢，我想先拿了資遣費，休息一陣子再做打算吧！」

對於新光，張淑娟有著十分深厚的情感，她十四歲就來到這一個大家庭，待了二十六年，同事就像家人一樣，每天二十四小時相處的時間，同事之間感情融洽，大家相互照顧，因此關廠後十多年來，她仍固定一個星期或十天會到華隆街一趟，到處逛一逛、走一走，常常會碰上新光的老同事，大家聊上幾句，話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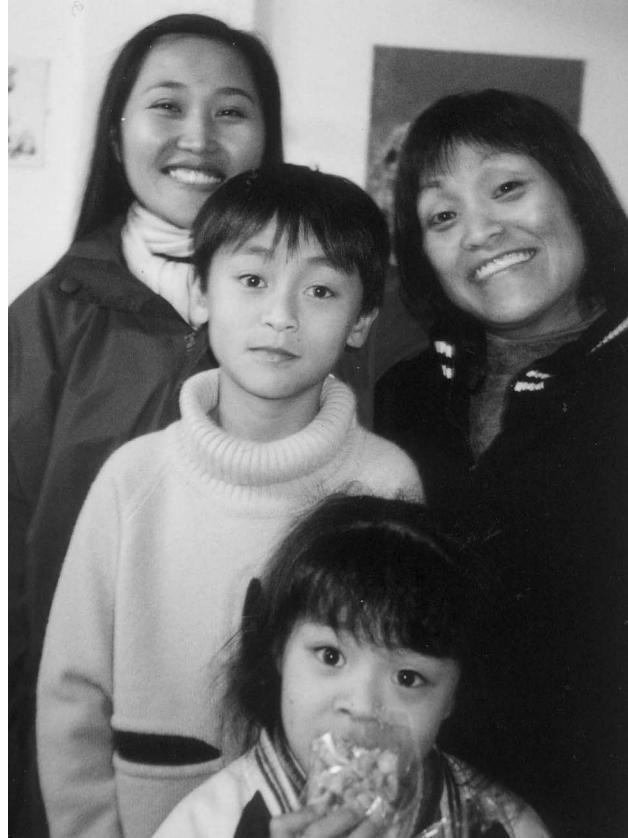
離職後同事間的發起大型的聯誼餐會，原本是品管課的同事間的小型聚會，後來發展成為老同事二百多人的大型聚會，與會的每一位同事都來和她握手，而她幾乎每一位同事都認得，大家相聚歡談往事。一直到現在還有新光的同事常來找她，回南部的同事和他們的孩子，到北部來考試或玩耍，也會來她這兒過夜。

新光紡織廠對她來說，是畢生最寶貴的青春耗盡的地方。因此關廠後她特地回過工廠，拿了一個紗管做紀念，另外將在新光的頭巾、圍兜、工作服、落紗工具都一一小心的保存下來，不時的拿出這些紀念品和大量的照片看著，雖然她只淡淡的說：「這些東西

都是一個個紀念嘛！」但是眼神流露出來卻是無限的依戀。

# 人生路坎坷 我充滿感恩

## 吳秋英的生命故事



吳秋英〈右一〉與子女，和王秋月合照。

來自台東卑南，父母混有卑南族和阿美族的原住民血統，父親曾經受過日式教育，中文懂得不多，服兵役時打過八二三砲戰，回到家鄉就在台東家畜繁殖場當長工，雖然工作長達三十年，但是長久以來一直未納入正式員工，薪水十分微薄。娶了同是原住民的母親，一連生下十一個孩子，秋英排行第六，上頭有一個姊姊和四個哥哥，母親因為生養衆多，身體不好，因此全家的重擔全掉在父親一人身上。秋英從小就十分能幹，幫忙照顧弟妹，打零工幫助家計。

父親因為工作繁重，家中子女繁多，生活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沒有紓解管道，因此常在深夜喝酒解愁，秋英就常在深夜中被叫醒，到隔壁村去買酒，她說：「我當時無法理解父親的行徑，覺得十分不合理，無法諒解但是我仍然心不甘、情不願的去了，買酒路途中間必須經過一個公墓，常常讓我連想起鬼魂的傳說，一個人害怕得直發抖，每一次經過那兒之前，我都預先準備好，只要一踏到那兒拔腿就跑。現在回頭想一想他當時的沉重生活重擔，和工作上的不得重用壓得他喘不過氣，藉酒消愁是沒有辦法中的消極反抗。」

雖然家中食指浩繁，生活過得十分清苦，但是無

憂無慮的童年，日子十分美好自在，吳秋英回憶道：「記憶中曾經住過一間茅草屋頂、泥土牆的房子，房子位在山上，山下有小溪流過，樹林裡全是野生動物。颱風天或下大雨的日子，屋外下大雨，屋內也下小雨，我們全家人擠在一張床上，左邊漏水就移到右邊，右邊滴雨就挪向左邊，如果雨勢實在太大，只好蓋上棉被躲雨，直到現在，我依稀還記得棉被那一股潮潮的味道。後來搬進日式木造榻榻米房子，房間有一台日本人撤台後留下來的唱機，本來可以轉動唱歌，卻被我們拿來當玩具，玩壞了。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有一次，全家人窩在客廳一起看黑白電視節目，播放梅花那部愛國電影，全家大大小小十幾口人，沒有人說話插嘴，安安靜靜的看完一整部戲，一直到天黑母親才去做飯，大家被感動得鴉雀無聲。最後房子被政府徵收了，我們才住進農場的宿舍，房子全漆上白色，我們都管它叫：『白色房子』，那是我們家第一次住進水泥房子。」

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秋英從小必須照顧幼小的弟妹，放學的閒暇時間，多少得打零工幫助家計，小學時到父親工作的農場洗牛棚，是一段特別的回憶，她難忘的說：「我當時個子小，穿著塑膠鞋走進牛糞堆裡，常常陷在堆積如丘的泥沼中，用力拔出腳來卻聽到『啪』的一聲，一坨牛糞就黏上了後腦勺。」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到農田幫工，拿起鋤頭翻土、拔草，撿大顆石頭丟棄等雜事，一直做到國中畢業。

說起童年時的一些趣事，她樂不可支的表示：「有一次到鳳梨田去偷鳳梨的經驗最讓我記憶深刻，

雖然鳳梨長著長長的刺，我們費盡了力氣摘了下來，興奮的哇哇叫，沒想到引來了主人，我情急之下，又捨不得丟下鳳梨，把鳳梨丟給幼小的妹妹，我背著抱著鳳梨的她，跑給主人追。」還有偷摘土芒果等等，當然是貪嘴，但是也為了填飽肚子，善於跑步的長處也因此培養出來的。

秋英眼眶泛紅表示：「國小的同學全是同一村裡的人，大家的家境都差不多，我也不以為意，但是上了國中，同學來自台東其他地區，許多人中午帶便當，有雞腿有滷肉，但是我連像樣的中飯也沒有。有時家裡只有湯多過粥的稀飯，或是前一天晚上的飯菜全一掃而光，中飯的便當必須自己做，我帶過田鼠肉卻被同學恥笑，後來我再也不帶便當上學，有錢時就拿十元買麵包吃，或是含糊混過去。」

國中畢業時，母親經過別人介紹，帶了一位化妝妖嬈，穿著時髦大膽的婦人來家裡，母親對著秋英說：「她是在理容店工作的阿姨，你跟著她去，可以學習手藝。女孩子學會一技之長，將來不怕沒飯吃。」但是秋英立刻警覺這個人怪怪的，從事的工作應該不單純，因此她隱瞞著父母，簽下學校的建教生招生簡章，帶著從事理容工作表姊給她的五百元，一畢了業，第二天就搭上新光招生遊覽車，進入新光紡織廠當建教合作班的女工。

吳秋英驕傲的表示：「我收到第一個月薪水九千元，就和班上的同學一起到郵局開戶，寄了七千元回家，當時忽然覺得自己長大了，也變得了不起，有能力真正幫助家裡。一邊讀書，一邊作工，生活其實真

是苦不堪言，但是我從來不向家人抱怨。處境相同的同學，大家互相照顧彼此打氣，讓我熬了下來。另外，以前同一村裡有一個中年人看不起我的家人，他當時居然說：『我看你不可能唸完高中，早點死了心，如果你真的讀完高中，我就打一個戒指送你。』可惜後來他搬走，不知去向，我最無法忍受這種被看不起的嘲諷。」



憶泡〈右二〉在台證外，帶領建教生和強固保全對峙。

新光紡織關場抗爭結束後，吳秋英和一群建教生同學進入中壢台文針織廠上班，同時也繼續完成半工半讀完成了高職的學業。住台北縣中和的姊姊即將生產，她幫忙照顧，一方面也開始找工作，後來在附近的中國城廣東菜餐廳當了服務生，前前後後做了三年多，中間曾經到西門町賣過男性服飾，生意很競爭，又回到餐廳上班，升到服務生的組長。

生活在大家庭裡，對物質生活並不苛求，但秋英

十分嚮往穩定的家庭關係，因此她很快交了男朋友，二十歲就踏上婚姻之途，有了孩子就辭去工作，也遇上一連串婚姻和家庭的挫敗。先生同是餐廳的同事，從小父母離異，個性不成熟，國中畢業後即輟學，當兵前兩人就開始談戀愛，懷了孕，秋英不願意被貼上「原住民都是隨便的壞女孩」的標籤，因此選擇了結婚，年紀輕輕就踏入家庭生活。

先生的家位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山上，是一處礦工的工寮，嫁入夫家，先生又去當兵，她除了做零工還學著做菜、打掃、操持家務，卻一毛錢也沒拿到，生頭胎兒子時，不得已賣掉父母親友給的首飾，住院生完孩子三天後即出院，還爬了一段山路回家。秋英忍耐婆婆和公公的冷言冷語，一心一意的盼著丈夫退役，以為情況會好轉，沒想到先生卻一味相信公婆的話，夫妻常常吵架，後來甚至拳腳相向，而且先生又開始賭博的惡習，輸錢後脾氣暴躁，兩人關係越來越惡化。

好勝的秋英，從不把自己的痛苦狀況告訴台東的父母，一方面害怕家人擔心，另一方面她知道父母最多只能勸她想開，她忍著痛咬著牙，熬過長達將近十年的時間，一直到後來住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的老闆，熱情邀請她去做兼差的鐘點工作，陸續的幫忙了一年多。

同時身在台東的父親退休賦閒在家，出門被人騎摩托車撞上過世，喪偶的母親意志消沉了一陣子，後來楊梅的哥哥接她去住了一段時間。但是居住在擁擠的水泥叢林裡，母親天天盼著兒子下班回來，覺得自

己老了不中用，心情更是抑鬱不樂，剛巧這時秋英和夫家發生爭執，帶著女兒搬去和母親住，一起做著擺放衣架尺寸標簽的零工，那是她和母親一起度過最快快樂、難忘的一段時光。

她滿懷感概的說：「母親生下十一個孩子，光是照顧我們已經是焦頭爛額，因此我從來不曾感受過她特別的寵愛，但是那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和母親朝夕相處，她幫我洗衣服、煮飯給我吃，聊天聊到深夜，我可以隨意向她撒嬌，當婆婆打電話要求我回去，我根本不想走，但是我什麼也沒說，母親雖然捨不得我走，卻也一直勸我回夫家，為婚姻再做努力，我忍不住反問一句：『你希望我走嗎？』母親只回答：『我也想留你一輩子啊！』當時我隱藏多年的防線全崩潰了，淚水像河水潰堤一般。」

但是後來她還是選擇回到夫家，兩人曾經回到台東，在市區一家碳烤店工作，試圖計劃小家庭的新生活，過了一年多平靜的生活，後來先生為了處理家中的事又回到台北。秋英的母親不久也因為車禍過世，辦完了母親的喪事，秋英內心十分悲痛且自責，她認為自己當年如果選擇繼續工作，而不是太早嫁人，也許能早一點回家鄉開店，讓退休的父母來店裡幫忙，也許父母就不會找不到工作而意志沮喪，也就不會這麼早就過世了。

碰碰撞撞走了前半輩子的吳秋英，終於碰上一個願意幫助她成長的恩人和貴人，小女兒上幼稚園的幼幼班，剛巧廚房阿姨走了，幼稚園園長看秋英人很勤奮，因此請她幫忙，幼稚園園長告訴她，廚房阿姨必

須有廚師執照，因此介紹了原民會主辦的中餐丙級證照班，讓她可以修習課程，拿到執照，同時也去上了保母課程，準備證照考試。而自助餐的阿姨，一直到現在都是秋英的好長輩，還有廣東菜餐廳的廚師、朋友也一直邀她回去做，她的好人緣和做事勤奮誠懇，有著脫不了的干係。

身為原住民的秋英，曾經因為自己的身分被婆家或鄰居恥笑，如今她相信只要誠心待人，努力工作，不怕其他人異樣的眼光，她充滿自信的說：「新光紡織關場抗爭時，我仍然懵懵懂懂，但是這幾年在服務業的工作，倒是讓我成長了不少，比較能夠了解別人的心理，現在我在幼稚園工作，可以學的東西很多。雖然我和先生離了婚，但是現在關係反而比以前改善，我也會帶兒女回去夫家探望。令我欣慰的是，我們親子之間的關係很好，孩子很體諒我，我現在全心放在孩子身上，生活過得自在、充實而滿足。從小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我曾經和一個小學朋友約定，將來回家鄉開一家理髮店，現在我仍然這樣想，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地方，讓朋友找的到我，也能擁有讓親友引以為傲的工作。」

最後她充滿感激的說：「我的生命中出現了許多的貴人，像是一起成長的新光朋友、鄭村棋夫婦、早餐店的阿姨、幼稚園的老闆等等，遇上他們是我的福氣，感謝這些在人生道路上伴我同行的親朋好友，就像感恩的心中的歌詞一般，我不會說，借這首歌表達我的心聲。」

我來自偶然，像一顆塵土，有誰看出我的脆弱。  
我來自何方，我情歸何處，誰在下一刻呼喚我。  
天地雖寬，這一條路卻難走，我看遍這人間坎坷辛苦。  
我還有多少愛，我還有多少淚，要蒼天知道我不認輸。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花開花謝，我一樣會珍惜。



1989年憶泡和父母在台東老家合影。

# 人生不同的選擇： 工運與離婚

新光關廠結束後，當年的農歷年，我感覺最有成就感，因為家裡換了一些家具，是爸爸用我的資遣費買的。

過完年放完寒假，與死黨們就到台文報到(台文是做外銷的運動服成衣廠)，記得當時廠長及老師都私底下告誡我們，不准玩新光那套抗爭手段，他們不歡迎，我們應以課業為重。在台文的生活其實很平淡，雖然沒有新光的三班運轉辛苦，但卻有拚計件的無奈，人與人之間也沒有了新光的團隊合作關係，只有計件的競爭關係，有些阿姨為了拚件數，常常還沒八點，七點多就自動上班趕工，五點下班時還捨不得下班，只因為件數不夠，無法賺到一天的基本收入。

高中畢業後，不想做工了，做工太苦，也賺不了多少錢，更不能出人頭地，而且老覺得做工比別人矮一截、被瞧不起、沒有尊嚴。我改行做服務業，認為服務業可以每天穿的漂漂亮亮，看起來比較高級，所以就到了天母的大批發百貨，沒想到百貨公司的收銀工作也很累，在水泥建築物內一天就要待上十一個小時，臉上還要帶著笑容，口中還要不斷唸著六大用語：「你好，歡迎光臨」、「請稍等一下」、「收你多少錢」、「找你多少錢」、「謝謝你」、「歡迎再度光

王秋月的生命故事



臨」。早上還能笑的出來，到了下午已經是皮笑肉不笑的死樣子，而且比做工更沒有尊嚴，主管老是說：「顧客至上、顧客說的都是對的」。就在覺得這個工作做不下去時，正好遇到鄭村棋老師及夏林清老師來買東西，並得知他們想針對新光關廠的員工，做關廠後的生命故事訪調工作，心中沒有多想，只知道做工沒出息、服務業更沒有尊嚴，就這樣我開始進入了，所謂的工人運動工作。雖然當時，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工人運動，但心中明白知道是做好事。

## 運動使我蛻變及成長

進入鄭老師的團隊工作，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記得當時跟鄭老師到台北縣政府勞工局勞教中心工作，我什麼都不懂、不會，不會用電腦、不會寫公文、不會寫活動計劃案、不懂什麼是行政工作.....，突然叫一個只會刷衣服的我，拿筆寫公文、寫活動計劃，簡直是要我的命，不知哭了幾天、不知呆坐了多久，只記得自己每天淚流滿面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我就是不服輸，別人可以，我也可以。當時一同進入勞教中心的還有燕堂、尤倩，最最感謝的

就是他們倆人，因為他們不厭其煩的教我，也不知耗掉他們多少的力氣及時間，終於讓我學會了用電腦、寫公文、寫計劃、辦活動、帶學生做研究調查。

在鄭夏老師的工作室裏，不只學會了文書工作，更學會了什麼是組織工作，讓我有機會更認識自己，看懂什麼是工人運動、階級運動。

夏老師曾說：「人與動物的不同，在於人可以改變模塑他的環境。」我將這句話當成是我的「座右銘」，開始生命的實踐及改變。

參與工人運動，讓我成長及改變，我不再抱怨命比別人不好，我反而慶幸因為生在那樣辛苦的家裡，我才能有所覺醒、更能體會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壓迫。家人的狀況是我參與運動的主要動力。雖然至今我仍無法有效的改變他們的狀況。

我的原生家庭，有七個兄弟姊妹，爸爸是一個外省老兵、媽媽是原住民(阿美族)，和我一起待過新光紡織士林廠的大姊和二姊，大姊因為家計繁重，不得不以下海當過舞女，常常以酒麻醉自己，二姊也不知道



戰友團在秋月父母經營的小吃店留影，父〈前排左二〉母〈右一〉大姐〈秋月與父之間〉。

時染上吸毒惡習。大哥因為只有小學畢業，只能從事重勞力的工作，大哥常常失業又酗酒，大嫂忍受不了家暴逃家出走，二哥車禍撞死人失去生活鬥志，從此消沉度日。

台東家裡打來電話，說爸爸過世了，電話這端的我像是被人嗚住了口鼻，沒有了呼吸及聲音，許久無法反應。記得當時我沒大哭，心中只想著，爸爸終於解脫了！

爸爸過世後的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常常面對家人相互謾罵、傷害，甚至相互砍殺的局面，老是從中拉開、協調，弄得一身是傷。更糟的是，必須籌錢出來幫助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讓我身心俱疲，當時台東老家，對我來說，變成一個充滿厭惡、受創的地方，讓我想遠遠避開的噩夢。

但運動讓我看懂了家人互相傷害是為了什麼？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產物。

大哥因為學歷低，在社會上被別人瞧不起，老闆也常常罵他或無故解僱他，大哥只能以酗酒的方式來發洩情緒，他自卑的性格，更認為家人也瞧不起，老是失業在家，像個廢人，所以以傷害親人的方式來鞏固家中老大的地位。

雖然現在看懂了大哥的痛苦、大姊的辛苦、二姊的吸毒、二哥的失志，但想起他們總還是悲從中來不能自己。今年的農歷年，家裡一如往常的上演著爭吵的戲碼，但我改變了做法，在大家爭吵完了以後，我召集大家坐成一個圓圈，依照順序，從大哥開始，講出心中的話，一兩個小時一圈輪下來，我不知道這個

方法好不好，因為最後講話的小弟，在講完：「我不再做你們的搖錢樹，我不再與你們有任何瓜葛」後，背起包包走了出去，但我確信，大家都能彼此聽到對方的心裡話。這是第一步，我會繼續努力改變他們，因為大家其實是那麼的相愛及痛惜彼此的。

## 未掙脫傳統婦道觀念的束縛，婚姻的失敗者

我非常渴望有個溫暖的家庭，有個像爸爸的男人可以依靠，當我和國中的一個學長重逢時，儘管他身處高雄，見面機會不多，兩人交往了一年多，很快就論及婚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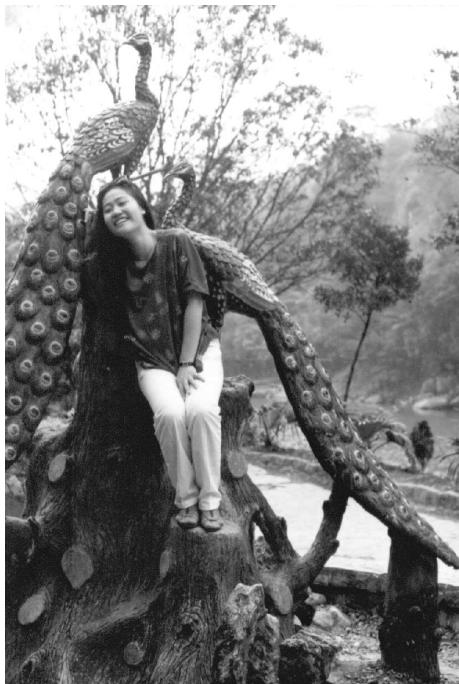
婚後一年多，他被我說服了北上工作，當時我已在台灣倉運聯當工會秘書，剛好碰上我輔導的太古工會進行罷工事件，在罷工期間，他非但沒有支持我，反而不諒解我的工作，甚至找我大姊給我相當大的壓力。他常常抱怨我說：「你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花在我身上的多，我比你那些工會的幹部及會員還不如。」為了改變他這樣的想法，我常邀請他參加我們的活動，但他都拒絕了。我常常想，是不是從事運動工作的女人，就不能擁有一個家庭呢？為了改善我們的關係，選擇了懷孕生小孩，但關係並未有任何好轉，懷孕期間遇到了二哥撞死人的事件，也成為我們爭吵的導火線，我們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記得生產當天，是自己單身搭計程車到醫院去，身體的不適及劇痛，遠不及心中的痛。

跟他的關係，我仍選擇不放棄，南下高雄，決定

扮演好妻子、媽媽的角色。

回到南部後，在找不到工作的壓力下，我開始怨天尤人，我不斷的反問自己，這就是我要過的生活嗎？難道就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嗎？為什麼我不能運動、家庭兩邊兼顧呢？我開始與他冷戰，對於我們關係的無法改善，我也清楚感受到他的痛苦，我忍住傷痛，壯士斷腕提出離婚，雖然曾經痛不欲生，但是我承認、也可以坦然面對我是婚姻的失敗者。

雖然參與工人運動已有十年之久，但現在回頭看



王秋月的大姊王秋蘭。

這段婚姻，未掙脫傳統婦道觀念的束縛，認為自己應該還是要以家為重，不要在外拋頭露面，清楚看到自己的不成熟，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錯誤的決定，不但傷害了自己，更傷害了對方、小孩及他的家人。

婚姻的失敗，讓我成長不少，選擇做運動，而不只是做一個家庭主婦。再回到運動圈，清楚知道自己生命力要花在運動上，讓我又找回了自信及生命的目標。

### 生命是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選擇

「來自貧窮的台東鄉下，我本來可能和我的姊妹們一樣悲慘，幸運的是，因為關廠抗爭，我認識了一群社會運動的前輩和夥伴，在我最困頓的時刻伸出援手，讓我有機會走上一條認識自己、發揮自己潛能的路。」

現在的我認同自己的族群，希望以自己過來人的身分，能夠帶給家鄉族人一些好的影響。

離開新光紡織廠，雖然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在家庭生活上不順遂，但是工作成為我自立自強的基石和最大的成就感。

成為一名運動工作者，對於勞工權益、抗爭運動、遊行活動和國家勞工政策瞭若指掌，參加過大大小小的遊行活動、抗爭現場，利用累積的抗爭經驗幫助弱勢的勞工朋友。

生命是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選擇，生命也有許多的關卡，唯有清楚做自己，不要隨波逐流，才能由自己掌舵。

# 工廠裡的傳奇

胡美花雖然不是自救會的決策核心，但卻是抗爭的主角之一，然而她在1996年去世，無法留下口述歷史。在抗爭期間我和她成為好友，友情卻在關廠後中斷了，我覺得有義務讓她參與這本紀念冊，也算彌補那份擱置的友情，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內，將自己的回憶、訪談她的工長許碧蓮和同事陳萩蓉的記錄，整理成以下短文，原先計畫寫一篇外力與工人友情的故事，只能以後再完成了。（吳永毅，2003年5月）

胡美花，來自台東關山的布農族，國中畢業就到新光士林廠工作，關廠時是精紡班長。因為很胖、又愛唱歌，造型很像當時走紅、戴男人禮帽、墨鏡和穿風衣的林良樂，所以我們也叫她林良樂①。她是清苦家庭裡最小的女兒，因此她在新光的薪水，大部分都寄回家裡。

她天生好動、熱心助人，許碧蓮說只要工廠舉辦的比賽，不論是拔河、排球、羽毛球，或是才藝的唱歌、跳舞，絕對少不了她；廠內的康樂晚會，她和原住民一夥人的節目，鐵定最出風頭。她喜歡在女生宿舍喝喝小酒，酒品很好，不會鬧事，但她知道工長許

## 胡美花的生命故事



碧蓮不喜歡女工喝酒，所以她託別人出去買酒時，會特別交代：「不要讓工長知道。」

許碧蓮雖然管理她們，但也會和她們一起半夜偷採資方的葡萄。她們下班時間是午夜十二點，葡萄成熟的季節，她們會混到凌晨兩、三點，等守衛睡著了，跑去荷花池旁的葡萄園摘葡萄，壯的人像胡美花被踩在下面，瘦子也許像萩蓉，爬上去採。採回來之後，交給淑娟釀酒，想必後來也是流回胡美花的肚子裡。

萩蓉說她工作很認真、力氣又大，個性隨和，「叫她作什麼都好，不高興也只會在背後耍寶❷」。關廠前她調升班長，必須指揮指揮工人，「該兇的時候要兇，但是她不會」，所以許碧蓮把她安排到只帶三、四個女工的小單位去當班長，「給她自己的天下」。

抗爭開始後，台風十足、不會怯場的胡美花就成為主角之一，其他還有王秋月及個兒嬌小、聲音明亮的胡秀英，是少數可以撐場的歌手，我們會輪流點名，請她們站到群衆前起音帶唱。

記得自救會第一次佔領南京東路總公司，自救會在一樓大廳，喊口號、激情演說、替藝術雕像穿上抗議白布衫，資方仍然不理不睬。忘了是誰下令席地而坐的群衆開始唱歌，接著工人從歌聲中站起來，繞著大廳跳起原住民的舞蹈，意外引爆了當天破壞力最強的行動❸。大鼓、鑼鼓那天愈打愈急，手腳僵硬的歐巴桑、歐吉桑、工長、課長、律師、政客、漢人們，不管姿勢多難看，全部必須加入！



胡美花（左一）是自救會「新光大合唱團」的團長。

胡美花全副武裝：禮帽、墨鏡、披肩，隨著歌聲被拱到層層舞圈的中央，她不再是胡美花，她就是台灣第一位不男不女、從不穿裙的女歌手林良樂，在萬眾矚目的演唱會場，一點也不遜色。但她並不喜歡出鋒頭，那次佔領之後，她就很少盛裝出現，回歸平常的打扮——夜市買的黑色體育服。2003年3月，秋月和憶泡❹為了編輯這本書，來新店找我一起指認相

片，根據憶泡回憶，她珍藏了一張胡美花裝扮林良樂的相片❸，那是關廠前大家去雙溪公園郊遊時拍攝的。據此推測，當年胡美花在廠內團體活動時會盛裝出門，娛樂同黨、兼在公眾前自我肯定，比後來青少年流行同仁誌（cosplay）至少提早了十年❹。包圍總公司的那天，她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抗爭的尖銳與風險，當作郊遊般興奮的參與，卻意外的留下了工運史（或文化史、或性別史）上的經典畫面。

許碧蓮也證實胡美花其實很「避俗（內向）」，她對工作有抱怨時，只會私下找人抱怨，不會衝突。對擔任抗爭的「主唱」，她也是抗拒的，但只會在行動之後，吞吞吐吐的向我抱怨：「吳永毅，為什麼每次都叫我？」但我還是常叫她，因為她的架勢最足，尤其當胡秀英因為經濟壓力，在十二月初提早接受了資方的價碼而脫隊之後❺，抗爭受挫但被迫更激烈，胡



和胡美花感情甚篤的工長許碧蓮，許家四姊妹和父母合影。

美花被點名的壓力更大了。她開始間接的抗拒，坐在群衆裡不站起來，或搞笑起鬨推薦別人。之前她很守「分際」❻，雖然和幹部混的很熟，但很少藉機過問決策核心的內幕，胡秀英離開後，她終於忍不住追問我：到底還要抗爭多久？

1999年春天，抗爭告一段落後，我、王蘋、謝文生、秋月和憶泡等人組團到台東，沿著新光集團拐騙建教生的路徑，進行了家庭訪問的記錄之旅。途經胡美花家之前，約她在海邊某個建教生家見面，先聽到轟轟的引擎聲，接著她騎著最新款、必須趴著駕駛的重型機車、頂著林良樂的標準髮型現身，機車紅白相間的烤漆，在東海岸午後陽光下閃亮，散放如假包換的男子氣概。嗯，如果那輛機車倒了，身為男人的我鐵定是無法把它扶起來的。

許碧蓮說，關廠前胡美花什麼都沒有（除了一隻吉他），機車是用資遣費買的，她也利用關廠後的幾星期學會了騎車❾。深夜她喝了酒，有人提到她回家的那條公路常出車禍，留她過夜；她卻執意回家，在月光下瞬間加速的走了。想像紅白相間的機器，在山路蛇行、留下頭燈的軌跡，遠方是泛著月光的海。

隔了一、兩天，許碧蓮、張綉雲❿加入旅遊團來到關山火車站，打電話給胡美花，她說開車來接我們，「共有七、八個人，怎麼坐得下？」她說沒問題。結果她駕駛了鐵牛來載我們！就這樣搖搖晃晃穿過關山的街道、以及一片檳榔林，抵達了山坡上的部落，在那裡我第一次吃了帶著毛的烤飛鼠，因為我深信，拒絕原住民的食物是一種種族歧視。我們還去了

胡美花在教堂旁邊的玉米田，也去了她畢業的國小，最後，依照旅遊團的慣例，我用相機替她們拍了一張全家福，那時，她只會說布農話的母親剛剛發現了食道癌<sup>11</sup>。

寒假後，建教生由莊敬高中安排到桃園內壢的台灣紡織，仍然成群結黨、呼嘯夜市，林良樂不久也到內壢遠東紡織工作，但單獨住進擁擠的女工宿舍，肯定比建教生更寂寞。

我和王蘋，與轉往士林大批發百貨上班的阿碧、阿桂、阿滿、蚯蚓<sup>12</sup>，在新光廠附近的中興街合租一間舊透天厝，分別住二、三樓。每隔幾星期，大約在晚上十點前後，我和王蘋會接到胡美花從宿舍用公用電話打來的長途，她有時清醒，有時很醉；醉時話很多，聽她講就夠了。樓下的阿碧、蚯蚓在電視上看到綁白布條或遊行的畫面，因為有認同感，所以總會在我回家時間：今天那場抗議是不是你們搞的？胡美花



胡美花和她家的田地。

也會在類似的新聞之後打電話來，如果畫面中有我們出現，那鐵定可以聊一陣子「啊，我看到鄭老師在後面」「警察有沒有對你們怎樣」之類的話題<sup>13</sup>。

後來聽說她回台東結婚了，許碧蓮說胡美花的老公是木工，不願意離開部落到台北來工作，但胡美花習慣了都會生活，「沒多久，她就把他給離了！」，一個人回到桃園工作，之後幾年，我沒有接過她的電話或訊息。

大約在1996年，秋月告訴我胡美花過世了，心肌梗塞死在宿舍的床上。許碧蓮回憶，那年她和公司同事去日本，回來後聽到這個消息，她從台北趕到台東，胡美花已經下葬在部落的最高的地方，俯瞰她的玉米田。張綉雲和她帶了檳榔和米酒，向胡美花告別。

許碧蓮說：「她休假的時候常來台北士林找我，死前幾個月，好像是剛考上市汽車駕照，租了一輛車要到基隆去，半夜三點多，在我家（士林）樓下鬼吼，我沒理她，她就這樣走了。」也許因為沒理她的遺憾，許碧蓮開始夢到她，「以前工作的時候我會唸她，現在她走了，我一直夢到她回來。」忍不住的許碧蓮又唸道：「酒還是少喝一點。」

胡美花，在抗爭紀錄片裡總是最搶眼的主角，寂寞的死在擁擠的床上，死前不知醉否，但她永遠是抗爭的傳奇，我們都會記得她。

- ①林良樂，1988年以《冷井情深》專輯走紅台灣流行歌壇，身材微胖、風衣、墨鏡、男帽是她的主打形象，愛騎重型機車，與潘美辰同屬第一代中性路線的女歌手。對於她們的性別取向曾引起很多討論，蔓延至今。林良樂在1993年因為與所屬公司發生歧見而退出歌壇，心情沮喪而酗酒，2001年曾試圖復出，並未成功。
- ②舉例說明胡美花愛耍寶的個性：某一次我帶領自救會的成員到北市勞工局抗議，忘了為何與官員吵的很不愉快，我拿起手提擴音器下令走人，結果一回頭，「砰！」的撞上身後的落地玻璃門，當場瓦解了所有的氣勢。眾人忍笑撤退下樓，林良樂第一個開始吐我槽。她從來沒放過這個糗事，當我們和建教生一起唱歌、打混，三不五時她就學那個「砰！」的動作，笑得腰直不起來。
- ③鄭村棋指出，戒嚴時期資方的工廠和辦公大樓是工人的禁地，自救會去佔領資方精神上和實質上的堡壘，包括總公司大廳、董監事會議室、高級幹部餐廳、電梯等，而且故意在那裡撒野，事後回想是很激進的策略，後來十幾年的勞資爭議，也很少這麼激進。
- ④秋月的死黨、建教生吳秋英的綽號。
- ⑤但她不確定這張相片存放在婚後的台北南港家中，或是在台東母親的老家。如果在南港，那就被2002年的一場火災給燒掉了；如果在台東，老家也已經被拍賣了，當時只有她妹妹住在老家。不過憶泡說：「我妹妹知道哪些人是我最親的」，所以可能把那張相片帶出來了。
- ⑥同仁誌大約在1990年中期開始進入校園，高中職女學生按照布袋戲或日系漫畫中的流行偶像來裝扮自己，並且向同好展示。
- ⑦胡秀英是被工黨侯晴耀和王娟萍「勸降」的，她的離開重挫了自救會的士氣，但我們理解她的家庭壓力，對她並無怨言。她之後轉往太平洋SOGO百貨擔任專櫃小姐。
- ⑧好幾個女工，張淑娟、廖秋碧、沈玉妹、楊玲玲等，默默的扛起了大部分的後勤工作，包括準備三餐、茶水、招待來賓、打掃環境、抄寫文件等，與決策核心非常親近，但幾乎不曾介入決策。
- ⑨很多女工事後都說，前半輩子被關在工廠裡面，「關都關笨了」，離開新光才開了眼界。
- ⑩同樣是許碧蓮的屬下，精紡班長，胡美花的最親近的好友。
- ⑪她在胡美花過世前已經去世，胡美花是由她在關山火車站當工友的大哥安葬的。
- ⑫廖秋碧、江鳳桂、呂秀滿在大批發上班，賴秋雲在泰瑞電子公司上班。
- ⑬2003年訪談工人時，發現這是普遍的經驗，在電視上看到熟悉的外力時，她們會互相連絡。